

廣州府志

ル 5  
1212  
60



Faint red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貴州府志

卷一百六十三

雜錄三

門儿58  
1212  
卷 60

廣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二

雜錄三

順治庚子有白鏹數萬錠飛於空中自南而北有方將軍者  
焚香拜之飛下近簷兒童羣笑之竟復飛去有為之賦飛鏹  
行者嶺南雜記

前明貢院宣德元年建於城北粵秀山麓西竺寺故址後毀  
於兵火迨平藩師至雲屯內城四民屏跡院之故址營房占  
踞矣順治辛卯鄉試以光孝寺設棘官署權宜集事士子號  
舍率結篷廠為之至甲子科議建貢院當事者謂舊址舂錘  
傷脈玉盤既缺靈氣洩盡不可仍也遂遷設於城之東南隅  
焉論者又謂舊址近接粵秀山之正脈其氣最盛故有明一  
代人文為特盛云張府志



靖南王性汰侈門前兩獅必用白石乃檄高要縣取之督促頻繁晝夜不息獲胚石二具駕至羚羊峽舟與石俱沉復遣藩官口喧呶於堂久而後成贖

初兩藩營造府第咨請部示懇照王貝勒制式得用琉璃瓦以及臺門鹿頂嗣奉部駁民爵與宗藩制異察平靖兩藩均由民身立爵所請用綠色瓦之處確難準行時粵東啟密營辦瓦皆成至是未敢擅用乃盡施諸佛寺若粵秀山之觀音閣海幢寺及大佛寺皆此種瓦也書福晉所布施

云恭巖札記

順治十四年平南敬王遣其子之隆等六人赴京宿衛咸授秩任有差之隆奉

優旨尙固倫公主晉固倫額駙禮成額駙請侍公主返粵脩

省觀禮因寇氛未靖不果康熙六年四月

準其省觀八月至羊城以家人禮謁敬王於邸第居八日稟請歸甯敬王親送之南門外額駙公主遂還都恭巖札記

先是尙王建大佛寺為祝釐淨壇極莊嚴額駙在都亦聘有喇嘛四十衆同至廣東在寺脩四十九日無遮勝會齋醮之盛近世所罕覩也今寺南榮前有碑紀其事某僧撰後毀恭巖札記

兩藩戰馬數逾萬匹省垣既定散參於城中順治十年山東藩司胡章調任廣東途次聞已署為藩卒占踞養馬卽疏劾兩王縱兵擾民諸罪狀下部議於是廐圈悉徙城外平王之馬參於東山靖王之馬參於西山近廐三四里內禁民勿得耕種以資牧放嗣因粵草鹹苦馬群不繁乃取遼東草種遍

植近郊今東較場尙有其萌芽土人呼爲馬鞭草卽元世祖  
 宮苑中之示儉草也十七年靖王移鎮福建馬廐荒廢居民  
 墾爲場圃菜畦桑落環植夭桃不減武陵好事者榜其里曰  
 桃源康熙廿一年設立八旗駐防其地圈歸旗境將軍王永  
 譽不欲奪民恒產量加薄賦永與管業恭巖札記  
 平南王宮人競畜鵓鴿其種有紫燕瑄灰東青諸品放之千  
 里能一夕來歸遂有放鵓之戲每春秋佳日令監奴攜鵓至  
 清遠峽山寺放之而插朱旛於鎮海樓檻以引鵓歸云恭巖札記  
 關東冶匠龐秉權者世嫻鼓鑄舊在定南王軍前鑄造紅衣  
 大礮蒙

恩肇錫武定大將軍礮名號者也後從征廣東與副將栗養  
 志在九龍坑鑄造有功賞加都司銜康熙五年在廣州啟局

煉造兵仗精利絕倫刀室鞘柄皆作鑿銀團鶴紋今旗庫尙

有存者恭巖札記

華林寺藏平南王壽屏一座雕梨嵌金甚精麗字亦工妙蓋  
 靖藩由閩驛致爲平南王八旬祝壽者也寺僧云留以永鎮

山門今尙存南海續志

越井岡之陽有檀度庵女尼靜室也康熙四年平南王建爲  
 庵主自悟比丘焚脩所平南有子二十三人女二十人其幼  
 女某生卽茹素禮佛不諳家人操作觀諸兄弟之橫恣憂患  
 成疾力懇爲尼王不能奪選婢十人爲侍者建庵居之號曰  
 自悟羣稱之爲王姑姑云姑姑博通梵典戒律精嚴先平南  
 而示寂不覩家難庵有影容披髮衣紫蛾眉雙戚若重有憂

者恭巖札記

舊制烏鎗所用火繩率用蔴縷間有夾紙者平藩始擣榕樹根鬚為之雖風雨不熄乾隆乙未粵兵調征臺逆大營解到火繩有以榕根柔脆為疑者督山孫補山奏明榕繩經雨不熄之故軍需遂以為額例

恭巖札記

懷遠驛在西關十七甫順治十年暹羅國有番舶至廣州表請入貢是年復有荷蘭國番舶至澳門懇求進貢時鹽課提舉司白萬舉藩府參將沈上達以互市之利說尚王遂咨部允行乃仍明市舶館地而厚給其廩餼招納遠人焉康熙十三年蘇祿國王森列拍遣使三人請受藩封

頒給駝紐銀印付以時憲一時稱榮而侏儻白老羣趨乎粵此互於西關十三行之所由助歟

南海續志

順治庚寅正月耿繼茂尚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內居

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齒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即於其旁築為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伊蒲之祭番禺王孝廉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

鄒賡

順治庚寅耿尙二王兵過清湖村民誤以為寇礮斃一卒十二月廣州城破明年王借點煙戶冊為名誘村民入祖祠盡屠之死者四百餘人族人收其遺骸於村西紅泥壑鑿大穴同瘞之號王壓墳每歲於三月初八日各陳酒饌燒紙錢私祭名曰大難忌或有詩曰紅泥壑草綠茫茫八尺高墳夕照荒鄉例年年逢祖忌禁人私說兩藩王

蠡勺編

康熙甲寅有

詔撤三藩尙書梁清標受

詔使廣東撤平南王軍何嘉祐爲戶曹郎請偕行至則王拜  
詔赴坐序主客禮無一言逮夜環帳房館垣卻刃服弦弓築  
矢於旌門鼓三下聞介馬聲何曰事棘矣卧起叩尙書白事  
耳語移時出難燭草疏鼓未絕草成詰曰王率世子之信并  
諸將領詣館間睽目露齒語啾啾來前未就坐齊聲懇啟行  
艱難尙書遽起拄司賓口曰止拜  
詔尙未竟而遽言啟行何謂也吾

陛辭時

上密

諭留王謂王勞苦異諸藩當永鎮南疆而昨以通

詔不可異故俟茲密宣今所撤獨平西耳王未行也日啟行

何也王錯愕各相視曰可信乎尙書曰脫未信手自裂其懷  
揣疏出曰此覆疏也請視之王與諸將傳視畢尙書曰吾已  
宣

諭訖可以覆矣叱具按鼓樂劇拜使使負疏行王乃色頓下  
率諸將詣按歡謝之信徘徊王囁之信指曰幾負聖明遂謝  
訖張宴者三日越四日而平西反報至尙書顧謂何曰此行  
不辱

命君之力也

西河文集

兩廣總督轅門兩旗竿東西省各主其一康熙丙寅二月白

晝飛火焚其右焦灼過半是年孫延齡叛竊桂林

臚

吳逆之亂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爲聲援平藩尙可喜發兵  
討之以次子尙之孝督師屢出無功鳳凰山一戰挫衄尤甚

乙卯可喜於粵秀山後浚濠築壘為固守計於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挖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昔年曾有恨看花今日豈無情殘花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問廢興可憐野鬼黃沙磧直待劉終班馬鳴其文似詩似識未有能解其意者臆

康熙丙辰尙之信謀逆送印偽周自稱暫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反正自稱暫管平南親王識者謂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於義為斬頭禍形已兆宜天誅之難追也臆

尙之信尙王可喜之長子也酗酒嗜殺壺尊杯竿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即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艷姬癡痲滿體性喜畜狗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閱旬

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間有閩聲亟呼監往視監遇瘈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為把竿之戲竿長二丈以篋管為之簪節瑩皮其光可鑑教之攀援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盞觀笑以為樂其習技未熟者多至顛隕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臆

巡撫衙門為尙可喜府第最為宏敞將軍衙門為尙之孝府第耿精忠移藩後之孝居之壯麗尤甚內僭為九間殿今為將軍府將軍王永譽分為三脊始敢居之大堂前楹有拜單石深一丈二尺濶六丈嶺南雜記

尙之信之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尙在故府徬徨涕泣不知所為藩下總兵



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游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歸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款偽周曾無一言阻諫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既棄邪歸正承襲王封因二三宵小讒構致見羈執爲國棟者自應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効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主以易富貴忘覆翼之鴻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坏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卵石國棟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命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信之子剗其兩目睛天植與尙之節等寸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啖之國棟家人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

獄無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一百八人卽之信賜劍之曰也當天植受戮時其妻舒氏盡出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汙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謂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立刎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艷稱焉臚平藩屠龍眼尙後議勦佛山有金光所謂跛金者力諫止焉又康熙丙辰有權勢覈餉佛山陳獨漉以一言立解存活甚衆若兩公者佛山人均當尸祝之者也南海續志張祐泰字洪啟新會北街人以義勇聞順治間從軍遭馬雄之亂以礮傷卒官葬府城北門外時妻孀子穉今失其墓咸

傷其沒於王事故志之雁山文集

嶺南之東莞有九姓祠焉遠祖九人相厚善為兄弟其子孫

世世以行輩敘叔姪絕婚姻魏叔子文集

番禺郭某家有平南王像面貌猙獰兩顴高聳環目短髯黃

帶藍袍緯帽不戴頂時尚未設頂鷹嘴靴叉手而坐猶覺其殺氣

勃勃也郭某之祖實王婿官總鎮王生女十餘人于歸日賜

影像與婿曰令汝他日識阿翁英雄也今雙門底道全李公

書院即郭總鎮故居粵小記

陳氏東皋草堂鼎革後亭池荒蕪康熙初鑲黃旗參領王之

蛟取為別業聘嶺南詩人梁藥亭陳獨漉暨僧一靈所謂嶺

南三大家者創東皋詩社四方投簡授詩者無虛日實足抗

手南園左為武廟村民報賽祠也久已鞠為茂草之蛟重建

工竣日鑄一鐘一鼎三家分作文暨銘藥亭撰文曰

皇上龍飛之三十年春太原王之蛟與諸同人游射於廣州

東皋時見帝廟傾圮詢之士人云曾敬請修葺卜之皆不允

似神欲有待也蛟素仰神之威靈重以斯言往卜之神若曰

可因各捐金大興工作數月落成既嘉靈爽爰勒碑以垂久

復銘於鐘曰精金翕施光氣口赤燦紅焰兮日青南方祝融

驅丙丁洪爐巨扇口口口帝宮齋肅天宇清一擊一吼蒲牢

聲口南元氣騰空冥摧熠旱魃朝百靈維帝在昔征不庭戰

行處所轟雷霆威揚天轉招搖星奸雄喪魄不敢聽贅關貉

子心膽傾北南吳魏悉削平力扶漢鼎最屬擎旂常日月同

勒銘何況殿闕升苾馨銀鐺鐵鳳交洪鳴噴薄忠烈通精誠

六鼇地軸橫三城迷民無耳無目睛劍輪湯鑊不于行忽聞

帝座洋洋盈入微出壯音鏗鉤警回口蠢一旦醒曠然天地  
還清明翰林院庶吉士南海梁佩蘭撰一靈文不具錄 康

熙三十年歲次辛未春通議大夫鑲黃旗參領世襲拜塔刺  
布勒哈番弟子王之蛟偕男王林敬鑄獨漉鼎銘曰太陽之  
英烏金是鑄鑄為斯爐重於九鼎在漢之季火德已微我公  
神武更揚其輝威震華夏赤符重興君臣大義炳如日星昔  
鼎三分得其一足今公之鼎徧於九牧五嶺之南三城之東  
瓣香常存萬古精忠羅浮陳恭尹敬撰 恭巖札記

謹案鐘鼎文當編金石類而志例止載至宋元梁陳  
兩作集中均缺特附錄於此

南宋詞人劉鎮學者稱隨如先生居叢桂里即今叢桂坊相  
傳梁藥亭太史亦嘗居此與法性寺詩僧願光交好時相過

從故獨漉南樵蒲衣諸老亦至同結吟社輯有蘭湖倡和集  
太史墓在北門外訶子嶺碑有子孫十餘人後竟絕故漸圯  
道光辛巳同治甲子同人前後醵金修焉近復於文瀾書院  
西偏闢藥亭詩龕設粟主供奉墓與龕春秋享祀詩魂不至  
餒而矣 南海續志

東粵詩自屈程梁陳之外又有王邦畿說作王鳴雷震生陳  
子升喬生伍瑞隆鐵山數人皆有可傳說作句如雲低滄海  
樹潮上夕陽城曙色寒山外秋風古渡前殊近錢劉又有絕  
句云昨冬歸去今春信言是端陽入楚山吟取荊州舊時事  
洞庭秋盡客應還喬生昔昔鹽云鴛鴦樓外鳥欲棲瑋瑋梁  
間燕吐泥月暈圓隨漢東蚌天河傾向汝南雞萬方儀態華  
鐙出一笑橫陳翠帳低愁見曉鴻征塞北不知天將定遼西

南中塞下曲云膠寒竹箭猶揚越笛散梅花已漢關小月陣前雲出海骨都營外火連山江邊玉帳樓船度馬上金錢御府頌百尺高臺兩銅柱漢家何日拓南蠻頗似楊用修格調

漁洋詩話

粵中有貝多樹余嘗於劉將軍署見之從者誤折一枝余惋惜攜歸使植諸階墀值雨一時而活菁葱可愛余題詩壁間云貝葉無根插短籬一宵春雨發華滋他年誰續羊城誌記取漁洋手種時今已二十餘年計已成圍矣

漁洋詩話

王文簡之歸獨漉為扶胥歌以送兼呈徐健菴彭羨門王黃湄朱竹垞諸公末云送君有作兼羣公鳳凰今已飛梧桐和鳴律呂賴公等且放野鶴閒雲中蓋諸公因漁洋致書勸元孝出山而元孝賦此謝之也

楚庭碑珠錄

陳獨漉工八分書而晚年好道結願放生人有乞其書者籠禽而至輒欣然洒翰視禽之多寡則羸縮其書以應之閤筆開籠淋漓滿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即遇物買放貴盡乃已蓋珊瑚麟鬪未免以多藏而取譏而追做曇曠之換者其致遠矣

鮑瞻

陳元孝居增城時為知縣徐鳳來作絕句五首云渚西佳麗舊層層絲薄朱欄畫未能却好夜來徵檄過黃茅初見一家燈青楓成血立河旁新築河橋百尺長猶是君侯留愛地縣人不肯種甘棠絲絲寒雨濕飛塵草綠平田不是春伏犢山中雖有虎農夫爭避帶刀人死生由吏不由天酖毒隨身始出門却怪比隣新病者七星壇上更招魂纔生文字即風波鬼哭雖然吏亦歌三尺龍泉方寸印不知誰較殺人多鳳來

殆增城酷吏也嘗暴斂築沙滘惠濟橋復有人題其亭云前途已剪荆和棘獨恨殘碑得此亭過客好驚行路滑民脂猶

潤馬蹄輕元孝詩亦緣此作

增城志

廣州城南長壽寺有大池水通珠江潮汐日至池南有高閣甚麗可以望海其下曰離六堂主僧某乞余題一聯云紅樓

映海三更日石澗通江兩度潮

香祖筆記

王阮亭聲望既重天下仰為龍門嗽名之士走之如鶩見順

德潘茂才鳳升詩于古刹歎賞欲見之獨辭不往鳳升字梧

軒與兄鳳昌梧齋俱以能詩名人稱二梧云

楚庭碑珠錄

番禺吳山帶卒於良鄉訃未至時所居宅後金茅山地倏陷

大如井許泥淖沮洳鄉族驚怪夜望有火大似金光芒若流星墜君屋角正其卒日也是亦鍾山川之靈秀而生故人萎

山頽應之蓋千里之旅魂已返首邱矣

獨漉堂集

處士盧東山先世來自錢塘耕於粵之寶安旋遷省會鼎革

後家業蕩盡孑然僅以身免年十六而孤事母至孝雖廢詩

書能旁通六藝儒者弗若也既長倣儻不羣常有志於古豪

傑之行往往事不師古心輒契合當廣州之陷也屠戮萬家

白骨藉藉如邱山處士既免於難奮不顧身拾而藏之聚為

千人之塚又嘗多貯藥石備棺槨置義地以待貧病而死者

者滇黔之變草竊蠶起浮雲陽燄人爭赴之處士杜門裹足

不屑染指其間事後清議一無所玷每當成敗利鈍之先洞

若觀火大率類此

咸陟堂集

易秋河宏為吳留村制府上客制府命賦白牡丹七律十首

賚以玉卮文錦曰以旌其高華豔麗也此殆足與黎忠愍賦

黃牡丹詩事後先輝映牡丹狀元蓮花榜眼徒取其屬對之

工耳

宋訪冊

易宏聞喜縣張侯廟碑余抵晉之聞喜縣鄉落間有張侯祠  
余過之意其桓侯也翼辰往謁而司廟者已知余姓氏跪而  
捧簡請為廟記曰神所命也廟立已四十餘年向者境中常  
出妖崇民多奇疾蝨賊傷苗神降於其家曰余增城侯粵人  
張家玉也為禳災害以安爾民吾當司爾土於是立廟虔祀  
而闔邑安然皆神之賜也茲來夢告曰晨有吾鄉易君至習  
知吾事若請其記文足不朽矣故豫知而備柬以懇余聞言  
驚異瞻仰侯貌劍履森嚴追想英風慷慨泣下嗟乎侯廟已  
立四十餘年而記有侯宏之不肖宏生也晚侯之奇行軼事  
宏不足以盡知况侯忠義在天壤文章在方策宏記何足重

而侯之命宏者亦知人間有宏矣宏何以承侯之嘉命哉因  
誌其事於碑陰而為之記曰運匪登三數丁陽九古人不幸  
而生其世痛何可言然斯世不有斯人斯道當不至今而已  
絕矣斯人當國大變不料生死不計成敗知其不可而為之  
卒之見危授命生為烈士歿作明神古今所傳不可泯沒斯  
土之有侯廟者侯降靈而人祀之降夢而余記之豈偶然哉  
余侯鄉人也侯才畧膽識睥睨一世氣節文章高越千古當  
國祚淪亡之日倡義海隅帝以一旅之師屢摧勁敵雖古名  
將何以過之一時英風可謂盛矣然血戰數年未獲中原尺  
寸之上而孰意關山萬里地北天南車塵馬足所未經者歿  
而廟食其間哉此其正氣所存固無往而不在也當燕京之  
陷也侯以翰院詞臣致身許國自分死矣卒留未死之身間

關南返旋舉義旗斯時大事已定天命已去而侯獨以海上孤軍挽落暉而爭逝其百折不回之心瀕死者數矣瀕死而不死天哀其未竟之志而不忍死之而不忍死之而不得不死之是以不死於燕而死於粵不死於就獲而死於疆場不死於三年之前而死於三年之後死者其皎然不滓之身不死者其浩然流行之氣語曰死有重於泰山於侯有焉功雖未竟而義足以暴於天下後世事不盡錄嶺外人能言之嗚呼烈矣彼亂臣賊子戴其行屍其為魑魅魍魎豈待誅鋤之日哉其化為異物固已久矣惟忠誠之士有殺身以成仁者歷古今而長存何者誠之所至自無乎不至也曩者茲鄉常多災患自立廟而土安人和祀典所謂有功者祀之侯之廟也宜矣侯諱家玉號芷園廣東東莞人以進士歷任兵部侍

郎歿於陣贈增城侯諡文烈考建廟之年則殉難之次年也可謂烈丈夫矣 贊曰天有日月地有河山人有正氣充塞

兩間桓桓我侯忠格天地浩氣流行純亦不已作廟奕奕於

彼高厚碑枕龜趺鐘懸螭首易子作記勒垂不朽

張芷園稿附錄

世傳新會易秋河宏題詩於海幢寺壁有十年王謝半為僧

之句為制軍吳公興祚所賞遂為上客按此詩乃香山某氏

元夕坐西山草堂感舊之作也其詩曰雨晴荒縣有春燈照

入西山路幾層屋暖暫低雞樹月石寒猶響馬蹄冰新愁綠

酒酣千日往事紅灰化五陵不用更歌金管曲十年王謝半

為僧豈易詩偶與同耶

粵小記

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甯為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

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

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者曰  
我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雋耳督撫兩  
官召見授餐其飯啖俱過常人各贈金帛遣之而是科潮州

吳日炎以十四歲中式郝通志

温任經清遠人順治十六七年間邑人朱挺元與馮時泰結  
為婚姻盤踞鴨埠水地方肆行劫掠商賈不通殺任經一族  
七十八命米延熙一族七十三命胡存理一族五十七命并  
生員何鼎迴岐司張明紳周鳳翔兩巡檢三水四會均受其  
害冤民叠控撫按遣兵追捕二人竄身尚藩兵籍中擄殺如  
故康熙元年五月十八日任經獨身赴京叩闕奉  
勅交刑部行廣東撫按讞定朱挺元馮時表及夥黨數十人  
俱依謀叛例不分首從皆斬決朱馮兩人妻妾子女給付功

臣家為奴財產沒入官胥江一路盜賊始息清遠志

番禺張元隆從事藩司入覲歸司有獨鶴見之必鳴且舞遇  
他人則否元隆以為吉兆徵詩或為歌曰鶴之飛鴻厥聲鶴  
之舞儀其羽吁嗟乎子當出羣誰其云崔山君用韓文也後  
黜為新興椽縣有獨鶴驛乃悟雙桂文集

東莞李正定夫少負才名與張天如陳大樽諸名士友善藏  
書極富經史子集都分四楹薈聚文流日相考訂鼎革產破  
發狂自廢與同里陳調悲歌縱飲自稱一大呆人人呼為李  
和尚著有寄遠樓集先是同邑張孝廉二果與曾孝廉起莘  
丁孝廉邦正最善二果與起莘已入廬山為僧而邦正始舉  
於鄉篤信浮屠戒律極嚴故三人最莫逆二果字釋復著有  
是誰集楚庭稗珠錄



朱山人厓字遠公南海人生弱甚而有氣操於交友最篤遭亂棄舉子業挾其技以游無所遇年三十七而卒常夜客帥幕武士四五人相與論刀棒君於月下聽久之謂曰此法未精密也四五人顧見其文弱皆笑曰秀才何與刀槩間事耶君請與試對執丈二棒於一隅立武士一人前盡其擊刺之術君植立不動視其所攻而徐應之意態甚閑而攻者終不得所欲君俟其迴旋急進足深剿之中其股而仆君笑謂四五人曰皆來四五人者忿執刀仗四面至君進退左右不越尋丈而棒之所及四五人無不失仆呼伏者君常為人論曰丈二棒而操其中前後餘各五六尺手動寸則末尺動尺則末丈而戰者常側身所備者縱七尺廣七寸耳故手上下左右不使過六七寸則力專而握固以拒則堅以擊則破昧者

用力費而神搖是以敗蓋吾師云然亦兵法也善白描人物得古意矜惜不輕予人尤不肯為時貴人作垂沒之年益精而世希得之詩存者若干首

獨漉堂文集

明末有虎賁將軍王興者以兵敗闔室自焚其子孫有無不可知嘉慶間有王氏者自稱為將軍後欲往省墓不知其處有告之者王氏欣然率子弟往謁未三年男女死者過半自爾不敢再往豈闔室自焚子孫已盡彼王氏者冒為其後以致將軍之罰歟

粵小記

案王將軍死時其五子出降於平南王見元功垂範是將軍死時固有五子也

張世揚一名丕顯新會北街人字玉美性慤直武藝絕倫嘗舟過文洲見羣賊劫一人將害之揚怒曰得財足矣猶忍害

乎賊素畏揚乃釋之其人問公里居姓名甚悉乃去又數年  
金公光祖督兩粵甫下車卽飛檄取揚人皆爲揚危及至始  
知爲昔所救者館內庭如昆仲然未幾新甯賊首余亞妹嘯  
聚電白有司不能制金命揚招其鄉之壯士從征得六人焉  
曰此皆一以當百者不然雖多奚爲金公督兵至儒洞揚遂  
渡河戰酣間賊破後營急反兵先驅救金公金曰印綬尙在  
帳中奈何揚卽入取印出賊憤甚併力追之奔至太平而力  
已倦血凝兩手金使人洗以溫酒於是整師復戰未浹旬賊  
皆授首凱旋與之金以過多辭授之官又以畏煩辭命舉所  
親乃舉族姪紀功加都督銜府同知電白守備粵俗凡奉官  
取船者有賂則釋無賂則留金憐揚貧命取船往粵西巡邊  
揚至舟舟子飲之酒酣則盡遣之去惟以數船復命金密偵

之則一毫弗取爲嗟異者久之揚所居破屋數椽金遣使攜  
金歸欲廣其居揚不從累土爲之容膝而已時電白賊雖平  
而尙多劫掠雷爲往瓊要津其害尤甚齋公文者皆請揚於  
金挾與俱行賊見之曰是滅余亞妹者當速避之新會志  
周用能新會大嶺尾人性篤孝年十七服役於羊城之旗人  
爾時

皇圖初啟餘寇未靖新會大賊劉保猶踞霞洞寨劫人爲質  
用能母爲賊擄家貧不能贖着甚乃鬻身旗人攜金回家藏  
大士香爐中擬明晨赴贖明日有人來云用能母已藉神庇  
近寓東澤村矣用能聞之卽往負母趨回方母之至霞洞寨  
也賊防閑周密適村僕朱運龍以代贖人至寨與賊狎見母  
驚曰半月不贖命危矣密囑母曰前塘深惟一徑可度吾樹

之竹望此以行庶可越也如僕言比登岸見一白衣女疑同逃難者急隨之女亦急緩行女亦緩破曉女忽不見東澤村在望矣蓋神嘉用能之孝故所感乎如此因拮据築樓以奉母三築而後工成金竹胡方顏其樓曰三成云

新會志

舂米傭西樵程氏子也年十有五父母俱歿熒熒無依貧無以葬乞身為傭賃舂於信安之米肆長齋不近酒肉晨起舂米至夕弗休每一下舂隨聲念佛主人愛其勤也特厚之歲給顧值則還諸其主曰今無需此乞為積貯計滿三十金而後領去歸葬父母他無求也主人矜其孝為生殖之不數年滿其數語傭曰金足矣傭釋舂拜受遂辭而去主復贈以四金為葬後生計並置橐中錮之不敢他用由陸還里中途日夕無止宿舍投足荒庵夜半雨至屋大漏傭起坐老僧急持

箬笠覆蓋佛首傭為惻然謂老僧曰曷不少葺僧告以貧無因緣故問所需幾何曰三十金足矣傭計數年所得適如所需親待歸土佛貴莊嚴二者孰急踟躕竟夕乃決云佛猶父母也吾為父母作福藁葬愈於窶窶遂傾橐捨之留主人贈為歸葬計老僧慮其來之不淨請之告以故且曰夙願出家以大事未畢將有待耳請師鳩工俾菴早成予歸里負土以葬毋致暴露還復來此求剃度矣遂辭而去僧如其言不日成之冀其早來越期月愆期不至僧疑之自悔臨別時驚喜倉卒不及訊其里居遍入村落求之不遇一日行至西樵訊之途人或曰此去十里古廟有瞽而乞者寓焉日夕念佛不置恐或其人僧往視之果傭也遂抱而哭傭曰師毋過情吾今有主矣幸接引我得歸樂土足矣奚悲泣為乃自述別後

還里畢葬兩目忽瞽不能復來金盡計窮沿乞取活雖極饑寒正念未失也僧乃扶持登舟載與還菴次日即為剃染受息慈十戒處之一室不更煩以他事冀可永其天年受清福也居月餘一夕霍亂吐泄輾轉而死僧慟哭治龕火而藏之生大苦惱語其徒曰佛法無靈矣有善如此而使之瞽且乞復夭折薄福無少善報學道何益也當火吾菴明日各罷道去忽倦伏枕見其亡徒入室拜別囑曰幸毋錯念某甲多生罪孽深重當十世盲瞎十世窮乞還復為人夭折路死夙障乃滅今以一念之善銷盡報緣尚有餘殘促一世為一月卒於空門實出望外明日當往生某貴人家為其子師果慈愍幸遠相尋誠恐隔陰迷真得提撕警覺不負初心是所願也僧覺詳語其徒屬令守菴飄然而去問其所適及往生里族

則秘而不言 咸陽堂文集

廣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餘貌極尪羸而腹大如匏每晨出則行且呼曰收買瓦石磁器羣監聞聲即走隨其後好事者與以銀錢少許拾塊石片瓦命之食即納口咀嚼無異藕蔗東莞納米石其所最甘也惟與以磁器必索重賞而後食瞪目紳頸微有哽咽難下之狀暮棲三界神廟天暑必浴於廟前之江如匏之腹浮水不溺羣豎噪而觀焉 鮑瞻順德城內文秀橋側陳姓者構一屋頗壯觀上梁之夕恍惚有提籠在梁間中寫三元二字陳喜甚謂吉兆也落成入居不再傳售與邑人周繼賢南海程可則周同年友也以事抵順主其家周開宴款待時玉崙相國尚在邀以相陪一座間而三元之兆始應蓋周為順治辛卯解元程為順治壬辰會

元黃為萬歷丁未狀元也

五山志林

番禺黎方潞字台引甲午省試謁文昌於桂香宮而占焉得蕭然流落在天涯之句意甚快悒及榜發有名竊謂神語無驗比下第歸道經山東行李悉為賊掠蕭然一身又十餘年得廉州府欽州學正入境仰首忽見天涯亭憶前占始信數皆預定而中心益懷隱憂未幾尚藩謀叛以從逆遂失職流落而終

觚賸

謹按番禺任志云方潞子占籍欽州舉貢生並無從逆事觚賸所載不盡可據云

康熙間有劉鵬者令順德耽酒任性糊塗公事行杖之隸家累千金百姓構訟一票纜行原被皆受拳禁各設差房私造刑具有吹簫引鳳金雞獨立美人照鏡班鳩點水諸名目受

者叫苦連天輸金乃免而劉不知也邑貢生伍謙吉繪圖上控督撫髮指震怒捕而按治之立石刻於縣前為後車鑒其弊乃息未幾劉令以採買銅觔去官家業傾盡其子流落廣

州五山志林

迹刪居大通寺道俗聞風參謁屢常滿戶然皆方便說法不肯開堂豎拂也寺旁有祠崇祀惠商大王靈著一時每屆誕期土人宰牲演劇以祝腥羶雜還觸穢伽藍迹刪為文禱諭神像立自傾倒時人擬之為破竈墮云

胡方行狀

番禺諸生呂鴻字遠客以文章知名生平言行不苟事父母至孝一日微疾忽起命家人灑掃曰上客當至須與索衣冠出應客喃喃自語云二親垂老身未舉子請代陳情客許之乃還就寢家人問其所見曰上帝救我為城隍客銜命來已

辭之矣翼日復起曰客再來恐不免也出見客乃拜受命但請展期少辦家事十日當行客去泣告父母與其室人遍召親友囑慮安詳至十日晨起曰車馬至門矣遂沐浴更衣拜別父母密告之曰赴任西甯勿洩也出坐廳事端拱而逝咸陟

堂文集

東莞尹之達順治丁酉科舉人至康熙丁酉年八十九歲秋榜發巡撫往延赴鹿鳴宴主試嚴思位贈詩云六十年前攀桂客天容碩果到今時已從石室傳丹訣復與瓊筵泛玉卮金粟山頭清白吏珊瑚洲畔去來詞非潛非見藏經術百歲常為後輩師又康熙二年癸卯中式新安舉人麥世球同海豐舉人洪首關俱重赴雍正癸卯鹿鳴宴年皆八十餘郝通志增城郭北有山截然高者曰華峯山麓多古樹

國初有異僧愛其勝於樹上結廬棲焉土人謂之巢僧時方有虎患僧與虎畫界而居虎不違約束夜食其犬明日僵死樹下人見欲剝之僧不與穴土以埋至今虎塚尚存南越遊記

康熙十五年南海民黃天應年十四惟瞽母在堂從兄天會者無賴也欲併其產給天應同往伐竹椎殺之而瘞其尸既數月矣其母思子日夜泣忽半夜有叩門者告之曰爾子某月日為天會擊殺瘞某處明日可往發之開戶則闐無人跡如其言果得尸告之官置天會於法池北偶談

順德有丐曰淮哥人謂其讀書識字實舊家子翻然為丐發論多寓箴警間有見道之言每至人家叫化與少緩即曰一日有幾長至今成順諺以警惰者康熙丙辰蛋賊周玉李榮破邑城擾亂之後繼以謝昌士女日三四譁走奔入城內雜

皆不止淮哥乃獨卧城隅高處以白灰書其雙足曰好快活  
彼持囊挈篋奔走旁皇思保妻子身家向綠林乞須與之命

者視之若神仙也

五山志林

何不偕順德人嘗受外省金姓者寄金三百廿年不來取不  
翁老而貧且喪子獨居一破室朝夕幾不給一日寄金之子

來出金筭示公公所贈也索還金公曰然親引其子至古井  
旁指其下曰自取之封識宛然或曰貧而獨二十年不取之

金猶瘞井中以俟其子之來卽一事可見生平矣

五山志林

順德鎮總兵沈勇者福建詔安人海寇渠魁也歸順後以平  
臺灣功總鎮順德鷓獮之性未改好色嗜殺巡哨事概弗理

有妓名鶯雞七者性黠慧善伺人意勇強奪之頤指無不如  
意威權甚炎七素在勾欄三營將官固嘗侍酒者也一旦行

屬禮心甚不平勇有姪婿楊某者古處君子也勇以文移不

諳拉其舉家隨任分一臂之助楊見勇家有正嫡時切諷之

楊妻明大義每侍勇食必令七執婢妾役勇心大恚率健兒

數十圍楊宅縛楊夫婦刃之楊二子先二日長以事歸聞幼

者甫十二齡名四哥并執之七素愛四哥酌酒謂曰吾將子

汝四哥奪酒連杯逆面擲之大哭且罵探囊中錢數十撒地

上顧僮子曰孰能爲兒沽具錢魯酒一奠父母乃相從地下

耳勇格殺之三屍皆沉碧鑑江時康熙壬午八月十五日事

康熙某年下裁鎮之命勇回籍候補因攜七還閩於縣城南

構別墅以居出入仍帶健兒恣睢日甚適楊子擊中丞鼓鳴

冤勇又以他事欲殺詔安毛知縣未行謀洩毛揭諸大吏將

入參款勇懼與七後先縊死城南別墅中丞疏其事於

廣州府志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朝剖棺颺屍

五山志林

新會邑侯王植深澤人成童時邑孝廉戴大成方爲其縣尹嘗葺衙宇所僱工役乃侯父也時將有試事因問侯父而有子讀書乎答曰有能讀乎答曰匠人不解讀書事諸蒙師則皆稱頗聰明問年幾何曰十七歲能來應考乎曰家貧無以爲卷資費戴曰必使來吾給以卷及試閱侯文大加賞異語其父曰而子翰苑才也竟以冠軍遂游庠旣又爲延師教之未幾成進士戴解組歸里侯銓選得新會甫下車詣戴拜謁饋薪水賞嗣後甘旨之問不間歲時又延戴主講書院贈句云此日一簾化雨當年兩袖清風戴病卒躬服斬衰送葬每虞祭輒卽位一切葬祭費皆爲措辦時稱爲門生孝子新會志學士天牧惠公於康熙辛丑初以編脩來粵視學至雍正丙

午凡六年一以經古之學爲教在廣州先任所取士賞譽者數十人惟石湖與何西池蘇古儕陳時一勞阮齋陳鼇山吳南圃吳竺泉每駐省暇卽啟閣招集論文賦詩因得訂交於九曜官署間嘗隨往外郡分校試卷是時聲華藉甚文契最深故有惠門八子之目粵臺徵雅錄

惠半農在廣樹風教士靡然從之諸生敏博者多在幕府剔拔寒畯固不僅所稱惠門八子已也後以事籍產雖復官而棲止無地粵士醵金爲贖紅豆齋迨謝病南歸因至粵抵潮州士爭迎接競館之廣士來迓而已返矣迨後定宇徵君與其弟純楠先後至粵粵人眷之不衰可謂沒世不忘者矣楚庭錄

東莞周榴村炳博學工詩康熙中以鴻博薦性至孝母沒廬

廣州府志

卷一百一十一

雜錄三

三



墓三年多著異徵康熙末惠天牧士奇學士按試粵中延至幕下一日攜諸名士游羅浮至鐵橋周獨廢然而返眾皆訝之惠學士曰吾知之矣因口占一絕贈之末云知君尚有慈親在不敢相從過鐵橋其篤行類此性尤好禮與其妻終身相敬如賓每相遇必起立鄉間式之見曉瑣言順德簡公天章中式康熙辛丑進士禮部揭榜日忽黃沙蔽天

聖祖仁皇帝諭所中者恐有未公命再覆試黜退者十六人簡公與焉未幾所黜者仍次第捷去天章再第雍正庚戌科歲士文章有定價信不誣也而辛丑論題據於德三句孟藝自生民以來二句庚戌論題志於道三句孟藝則子貢曰見其禮全節題目相同豈非數也五山志林

羅國用字信昌南海簡村堡人貌雄偉多力嘗與眾共坐指其門樓曰吾力能撼此眾不信因與眾約傾汝等脩復眾曰可撼之門樓果傾又嘗與眾約以齒啣穀二石遶禾場三周著高齒木屐以長杉挑穀十二籮行遍一鄉而止山根渡船嘗負書院租國用與眾往討不得船櫓重數百觔獨扛至書院使不得行大桐陳某善搏擊聚徒教授為閭里患欲懲之與鄉人秦可達往入門取其巨石擲之階下棍棒手折之其人懼立散又九江人嘗乘大船至村中竊草傷稼鄉人止之不得國用怒手舉其船置陸上雍正七年

詔選天下力士國用與焉初再試皆賞銀三試賞龍絹充勇健營力士後分發回省就營効力遂家居不復出性孝友治家極嚴鄉間有不平事皆就決之年九十乃卒南海志

廣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麥宣奕南海冲霞鄉人嗜酒善歌一日與陳某遇於逆旅酒  
酣倚和甚相得也時兩人妻皆姪身遂訂爲婚好未幾陳舉  
子麥舉女尋客吳楚間久乃返則女年十八矣妻以擇配請  
麥曰是兒已許陳氏子矣詢其名字里居則皆忘之憶某村  
一僕嘗識陳又忘僕姓名往覓得之喜甚偕詣陳家門巷改  
觀數易主矣詢知陳已死家中落其子往依姑母家走詢其  
姑姑曰貧不能養今往省城從師習組織業已數年不返不  
知存亡也問師爲誰復不知麥無可如何旣而曰吾終不負  
約當徧訪省中機杼家果得之某坊時陳氏子方治絲見客  
盛衣冠欲走匿麥遽引其臂曰無避予而父故人也遂引詣  
旗亭對酌酒數行問曰若有室乎曰貧未議婚麥曰吾有女  
卽歸若矣陳笑曰長者何相戲耶麥爲卜吉僦館舍具器物

屆期呼陳成禮具道所以一坊皆驚女賢淑鬻奩具得金資  
夫賢遷遂成巨富同時有某者暴貴嫌婿貧飾婢代嫁女改  
適豪家後某與女家俱頽敗女餓死某往依婢婿厚遇之偶  
問曰聞公家宣奕重言諾信否某不能答但愧荷而已菊芳園文集

蕭文蘭從化人曾入冥甦撰還魂記語多荒唐惟說見同邑  
人黎太峩冠博帶冥官指謂之曰余蒞任此邦數載惟見此  
一人心田獨善汝當法之太果善人也又云牛不可食食之  
必得惡報而邑人相習成風視他邑彌盛故冥官特言之以  
示炯戒從化志

尼悟幾佛山陳元佐女性至孝以父母貧而無子矢志不嫁  
紡績以養及父母歿或謂子今可以字人矣女泣然曰吾去

誰奉父母祀者已而勸者益眾女曰此難以口舌爭也削髮為尼密處長慶菴中歲時祀其父母因靜生悟遂自名悟幾年既老始往人家為婦女演說孝義申以果報臨寂語其徒曰吾往某巨室為男如言跡之巨室果以是日產男掌中隱隱有悟幾二字云

佛山志

蔡阿顛順德龍江人也佚其名字挾金開牙行于羊城有遼陽巨商貿於粵中途遇盜資本盡罄棲身無所沿途叩曰阿誰送我還遼東久之蔡廉得其情延款之與以重金以此人稱為阿顛遼商去後顛家盡落偕友走京邸誤殺人配黑龍江道經遼陽見有嶺南蔡恩公祠宏敞美麗列顛姓字怪問之蓋商本遼陽巨族三子皆通籍聞蔡至率兒女拜迎為脫其軍籍奉養於家阿顛遂卒於遼陽

龍江鄉志

仁和杭堇浦太史世駿乾隆壬申為粵秀院長曰前明方文襄霍文敏已配享先賢堂而獨遺宋李忠簡明黃文裕何也乃致書大吏竝越華俱添祀兩粟主焉

粵小記

杭堇浦太史在粵與何西池刺史耿湘門上舍最稱莫逆上舍關素舫齋於南濠上時邀同游讌太史嘗有句云傳語南城休上鑰酒邊正要說梅花其風致如此

聽松廬詩話

昔人有為西園詩社以續羅浮遺響者至張振堂前輩復集十二人各取一字以名稱西園十二堂吟社省堂諸子繼起亦倣之為後十二堂張振堂名河圖字太初南海人由東莞學登康熙壬午副榜有振堂詩集相傳十二樓社詩紅藥女郎香奩卷乃其游戲之作而不入集也

粵臺微雅錄

梁野塘名陟字武尹順德人嘗以耆年應策制軍觀風備作

詩賦各體自著為農民蓋以示不復試童子矣榜發另置特等盛資之粵臺徵雅錄

蘇默軒名信字竹五順德人太學別業構傑閣題曰一層樓日與朋舊登臨吟咏聲達巷陌過者咸指曰此詩樓也粵臺徵雅錄

順德梁藥房麟生詩慕玉溪生體會於市上敗書購得粵妓張二喬蓮香集酷愛之寢食必偕將死囑其子曰必以殉我其集鏤刻精工序誌皆美周湛若諸公所作五山志林

陳檢討士揆東莞温塘人家素清約隣鄉鍾姓者偶在書館閱及文課心嘉獎之許妻以女納徵後鍾妻嫌其寒酸不肯嫁以己生之女而強夫易以妾出之女鍾屢爭之開喻百端妻堅拗不從已乃慮人知覺隱忍之且曰皆我所出嫡庶胡

分遂亦從之嫡女後適富室丁氏子于歸未久家產蕩盡陳隨伊父賈於平樂獲寄清貫既數載鍾逢誕辰諸男開壽筵慶祝二女皆歸管絃嘈雜嘉賓全集時陳丁兩家忽有家人跟踉齊至並叩之一報陳奪西粵秋魁之捷一報丁盜鄰牛被縛之阨一來邀夫人旋府一來逐賊婦回家也鍾妻赧然太息入卧於榻心度曰何懸殊若此嫡女歸不數月竟以憤鬱死壽樓賸覽

莊有恭撫浙時

聖駕三次南巡過嘉興侍

上遊鴛鴦湖登烟雨樓樓中舊有錢陳羣書趙孟頫耕織圖詩屏

上指以問有恭奏言臣目近視實不能見

上爲之大笑隨

召有恭聯句用石鼎體

御製有老錢筆老健有恭有蒙莊視蒙翳之句

君臣一德真盛事也

御製賜有恭詩云已未親爲策士文精衡藻榜得超羣起行

不負坐言舉率屬偏能克已勤鶴市舊聲猶眷眷龍山新政

更慙慙海塘正是投艱處磐石維安勉奏勳其

寵眷如此

淡墨錄

宣城司馬張汝霖椒花集云乾隆戊午順德進士陳振桂爲

雷州教授泮水忽有魚數千頭龍骨蝦身赤白相間是秋王

生定九袞然舉首黃生增美魁其經誠異事也

五山志林

乾隆丁卯粵中小欖麥氏子開詩會賦昌華苑得卷數千甲

乙於粵秀山長閩進士郭植順德潘華蒼冠首麥氏賚以東

坡集銀鼎副之華蒼集同人於鏡巖山房各賦讀東坡集詩

出銀鼎浮白之可繼黎太僕牡丹狀元稱一時勝事也

歸愚集

陳雲麓少時嘗與李因齋吳竹屏左省軒結社汾江稱懶圈

四子流連文酒無虛日其後因齋弟埴齋亦附焉省軒以懶

圈小友呼之故亦稱五子因齋名易簡字未林番禺人以青

衿終埴齋名松筠字復林癸酉副榜貢生省軒名業光字能

甫順德人界園副都憲之孫太學生書法自成一家得其片

楮者珍若拱璧年未四十卒李在皆世寓佛山竹屏以就學

甥館因移家僑居者十餘年省軒既沒竹屏亦返居五羊而

社事風流雲散矣今懶圈之名猶播藝林資雅談而諸子詩

文未有編集之者

粵臺徵雅錄

廣州多盜及巡撫李公諱湖至偵知番禺菱塘鄉盜藪也窮治之又以鄉之鼠山地氣所出理或然也掘其脊為鐵貓鎮之數月而荏苒無警矣

麥惜鐵  
貓歌序

嘉慶壬戌四月朔長甯令熊均權詣城隍廟行香小坐東廳與同官言原任廣東巡撫李公湖者同鄉人今任廣東都城隍云因述伊友馬時俊向游粵幕後回籍補弟子員乾隆乙巳過訪齋中留連累日旋里時有衣冠使者持柬候道左趨前致辭稱原任廣東巡撫李今任廣東都城隍相延入幕言已不見馬大駭愕急旋家召妻子告以所遇越日見輿馬來迎旋坐卒前粵東亦曾盛傳為都城隍者而未得其詳竊以為粵人愛中丞之切而為是言也今聞明府言信矣明府江西南昌舉人

粵  
屠

順德楊統能文善飲白皙美鬚髯甲辰舉進士後改就教職選授韶州教授旋丁內艱服闋後委署連平州學正一夕州牧張公夢新城隍到拜迎入署揖讓如禮而去次日楊蒞任來拜張出迓一見即夜夢之新城隍也大異之去後為署中言其異越日楊暴病頻危欲買舟回籍乃放舟後大風陡作舟仍泊城下是夜卒前夕邑之紳耆亦有夢新城隍到任者廟中燈燭輝煌有鼓樂聲知楊之接任也時乾隆壬子四月廿四日州官聞之率紳士詣廟行香賀祝旋新其廟焉

粵  
屠

蕭孝廉燧詩序曰借靈峯丈出東門外招魂山尋孝子劉鳳思親詩碣初鳳奉母過此母溺招魂以葬故山以此名再經哭墓作五古詩十章揭諸阡靈峯少時猶及見之今墓猶識而碣不存志書亦不載詩曰病同憐失母旅客此招魂秋思

尋荒碣行人識墓門雲亭來雁遠霜冷乳鴉喧古刻多零落  
茫茫誰與存新會志

海幢寺內有觀音像其像有鬚祈嗣者往往應驗德文莊公  
撫粵時嘗往求子遂生英煦齋相國和後相國弟某司馬官  
粵東同知相國寄題楹聯云佳氣海天遙憶當年兆協桑弧  
早沐神慈垂默佑政聲山斗在念此日蔭承蘭綺敢忘忠藎  
紹清芬至今猶懸殿壁采訪冊

重宴鹿鳴重逢花燭皆人生最難得事馮學使成脩乃兼之  
嘗自署楹聯云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科名只為老年娛  
晚景夫豈能剛妻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又云  
年方弱冠便登科亦是逢場作戲壽屆百齡重燕爾任教舞  
綵承歡洵福人也相傳其幼牧牛夢有持扇為障日者扇有

貴州學政四字後果督學黔中又嘗典試閩中得解首藍彩  
元夙為王安國尚書典試所賞者必欲中元因與正主試不  
合爭之不得尚書曰姑置之此人不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  
年果發解尚書喜極而藍老矣南海續志

勞孝廉潼以理學稱兼工時藝乾隆乙酉試舉以第一人自  
命榜發乃第二人問解元為誰曰梁泉孝廉默然孝廉為馮  
潛齋學使入室弟子咸豐辛亥師生同日崇祀郡邑鄉賢祠

南海續志

順德張藥房錦芳編脩與弟玉洲錦麟孝廉友愛兄弟合墳  
編脩婦潘宜人與孝廉婦旌表節孝馮孺人娣姒亦合墳考  
宋書張暢愛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宋劉翬家娣姒合墳  
可知今人行事暗合古人者多鄭齋雜記

乾隆間西關豪商石氏園有竹生貫桐心名曰桐心竹以為祥徵也徵詩得數千首時朱文正公珪撫軍粵東戴文端公衢亨督學求定甲乙黎二樵簡擅場其後石氏家乃浸不逮昔則二樵詩序所謂桐自空也竹自迸也當作平等觀其信然矣南海續志

陳聖瓚字珍伍南海人家世安貧至公始學貫於贛州兄弟姊妹凡五人同輩皆以五公呼之問公名或有不知者問五公則無不知也性和厚與之交者終身未嘗見有愠色人有求無弗應者他日或償或不償不介也丙午丁未歲荐饑公自佛山運米歸賑鄉人德之胞兄璣伍公以訟故糜公金二萬有奇兄以簿籍記年月日曰他日家再興必不負汝公曰是何言禍福同之分也取其簿塗乙之戒諸子勿得復言

其後璣伍公嫡孫世容始為兄弟言之而泣曰願後人毋忘

公德也雁山文集

乾隆丙午丁未粵大飢佛山黃氏有祠在蘭臺里將鬻之某妻彭氏寡攜幼子哭於父老之門曰餓死命也奈何使祖宗無所棲止且瓜分之得幾日飽耶父老不應他日既成價矣婦復哭於祠曰婦將與祠共存亡誓不獨生也鬻者亦悔眾曰嫠婦孤兒何能為行輾轉溝壑死耳婦知勢不能止遂哭訴於官官拘父老鞫之曰窮餓耳官曰里長報貧民名籍有彭氏無若等名若雖窮較婦孰愈將予杖婦叩首曰父老實餒甚杖恐致死婦願祠不毀不願父老受杖也官大驚異曰賢哉斥諸父老楛為首者於祠三日後婦復乞官釋之雁山文抄僧厚德在某寺供灑掃之役日不知書於內典經懺未嘗習



誦而刻意焚脩日坐蒲團無間寒暑乾隆丙午結茅白雲山麓時羊城久旱曝烈日中求雨旬日甘霖大沛後忽無疾坐化其徒某奉為白雲開山祖師云以視天然石洞精通內典者固遜一籌然以視大汕則天壤迥殊矣鄭齋雜記

區孝子番禺人孝子寡兄弟常念子身侍側無以娛二親者請為父置妾父不可既而母歿父六十九矣孝子請益力父詫曰汝妄耶無論老而立妾非所宜顧誰肯適此白頭翁者且吾無多田宅俾汝產業皆汝創也脫多一弟將析為二於汝不已薄乎孝子曰兒商於外奉養恐缺母在事猶可已今母歿矣父精神尚健幸而得子他日或二之或三之固兒願也父不能禁遂聽之逾年生一子又二年父卒歲庚午妾所生子娶婦矣孝子乃召其族人白於庶母析產各半族老曰

昔汝父歿時幼子在襁褓賴汝成立今析爨宜也產則三分之二歸兄弟有其一可矣孝子曰不可吾向所質言於父者謂何乃食吾言而欺死父乎卒兩分之庶母與幼子皆感泣孝子名仕陞李恭毅撫粵時嘗為吏公以為任每事必問區

書辦云雁山文集

錢塘吳某以罪戍增城攜其女至戍所有富翁窺見之願奉四百金納為妾吳利其金商於女女曰兒在錢塘時已受聘今又受人聘耶掩面而泣事遂寢富翁又以多金啗吳吳受之始與女言女知不可挽欣然允諾及歸富翁家以身不潔為辭侯翁熟寢縊死牀間覺救之無及矣視女顏色如生時嘉慶庚午四月也粵小記

有巨室子某南海人年甫十五六忽患瘋疾其父母另構山

寮居之所聘妻亦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泣曰未婚而婿  
櫻惡疾女之命可知且從一而終婦人之道也義不他適誓  
之以死父母不能奪卒歸某氏未幾女亦染篤疾空山之中  
形影相弔聞者傷之一夕明月在天露坐石上忽見前溪一  
物自水中出似鬼而小趨視之竄入松林而沒誌其處明日  
發土視之則千歲茯苓也分食之宿疾頓失瘡痍全消兩家  
父母聞而往視之喜迎之歸莫不嘆為貞節之報云  
池上草堂筆記  
人歿而為神者理似不可信而事則實有之番禺陳子常孝  
廉大經為常熟縣城隍其母何太孺人病彌留時魂附母身  
與弟子持大綱秀才問答聲音儼然子常母固不知有常熟  
縣也呂石帆訓導堅歿于嘉慶十七年越三年有關書王某  
往電白先是王某曾與某妓狎約共白頭至是復至妓日往

尋訪拒不見後妓竟雉經是夜王夢人持票拘喚票上則書  
電白縣正堂呂也至署堂上一人據公案坐操廣音自言我  
呂石帆最惡此無情之人應償妓命既醒作書與親故具述  
始末王某雖居省垣固不識有呂石帆也幽冥之事果有人  
主之耶理所或無事所真有阮瞻之論似未可憑也  
鄭齋雜記  
沈公寶善令新會時拒賊江門以木豎水中結繩纏固令不  
可脫賊以是弗能入謂明生廖某曰此兵法蛛絲結網陣也  
嘗顧西塾木橋嘆曰此橋所關往來趁渡者甚鉅他日有貪  
利小人議毀之易以小舟其控縣復之又嘗私巡里巷遇沽  
酒某色倉皇詢曰奚為夜飲也某曰貧氓幸誕一子沽酒無  
人非敢自醉也公喜明日招人署贈以貲某子彌月送薑酒  
進署則益喜其和易得民類如此  
雁山文集

南海顏孝廉斯總少以白杜鵑花詩得名應京兆試有夕陽  
殘後猶隨舵春水高時欲上帆之句為張船山太守所賞自  
言常遇異人決其年不永授以藥謂定數難逃或冀可解脫  
迨南歸歲壬午疾作檢其藥久亡之矣遽卒其才可以著書  
嘗擬撰

國朝語林雨窗漫筆均未就南海續志

香山黃總鎮標善捕盜所至民多懽戴嘉慶丙子廣州試院  
不戒於火諸童排墻走總鎮子為眾所擠股折香山應試者  
數百人為禱於城隍神願乞黃總鎮子無恙竟愈醫者曰此  
殆非藥物有靈也蓋總鎮保障一方故神靈亦默佑之雁山文集  
白沙先生後人讀書者頗少嘉慶癸亥姚秋農學使命各學  
官查先儒後裔時鶴山吳植亭槐炳為新會學博訪得白沙

嫡裔止有一人名禮者業儒然貧甚以蒙館為活試其文尙  
有條理言於學使遂得游庠粵小記

新會進士譚大經為嘉興別駕以公事往村落行至山徑間  
有犬向之咆哮公知有異隨犬而行至一新墳復咆哮而去  
乃密稟大憲欲啟墳看驗憲笑其迂然公素有清正之名姑  
允其請戒之曰無控告而輒爾啟墳奈何對曰若事不實願  
荷罪遂拘其親黨及妻鞠之皆言酒醉暴死驗其屍并無證  
佐方疑慮間恍惚有人告曰寃在春梁裏叱工人翻驗之有  
二黑蟲躍出嚴訊其妻供言與所私謀殺其夫以竹管藏  
毒蟲俟夫醉卧吹入鼻中云案既結聞於

朝嘉美之命注於籍為驗屍者鑒新會志  
僧寶光大同老氏子少孤貧為人圍後作會城高第街帽肆

傭工命攜緞疋等物付各坊女工輒於門外擲與謂婦人臭不可近啖祇灰蔬投以肉必嘔年十七辭去後遇之僧也謂已往曹溪南華寺剃度素不識字何由知有南華佛界旋寄居會城光孝寺母死貧不能葬族人往告遇諸塗謂當即歸族人返則早在喪次或疑其有分身術也日營窀穸夜宿高峯寺未嘗索火而燃燭寫經間詣鄰堡訪僧隔十餘里瞬息至墓畢飄然雲遊數年一見後不知其何所終昔梁武好佛眇僧即降體為湘東王其孫蕭譽畏惡婦人見即遠避寶光得無類此南海續志

嘉慶庚辰廣郡早求雨未效臬憲廉公令築壇於西門第一津清甯社壇廣十丈掘地為池廣九尺深四尺蓄五蝦蟆其中編竹龍九一長九丈六尺餘四丈六尺內實黃土外飾鱗

甲或俯或仰皆北向豎桅杆九高九丈繫旗以為風信長九尺廣亦如之童子十二人與巫繞池誦木郎咒又閉正南門外設水缸五委官往粵秀山取蚯蚓納於缸中童子五人持棗木棍擊之祝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放汝歸去其白雲海珠兩寺及天字馬頭晝夜伐鼓六畜水族禁登於市果大雨三日及撤壇日即天晴此法實本諸董子繁露粵小記

劉某者番禺人其父賈安南歲一往返嘉慶初海賊方熾半道為賊夥所掠急赴水僅以身免既恨喪資又受驚恐病遂卒劉以諸賊惟張保最強必保也朝夕切齒欲得而甘心之覓良工製尖刀尺許日夜淬之且傳以藥懷之而自投於賊乞為黨每侍立必近保側一日保察其顏色有異突命左右

縛之搜其衣底得利刃其光熒然保叱曰汝胡為者劉嗔目曰欲殺汝耳保曰素無仇必殺我何也劉曰殺吾父非仇乎保宛轉問爾父遇賊何時何地沉吟久之曰殺爾父者烏石二也余是時全帮方駐某所何由得至某地與爾父遇汝誤矣令左右釋其縛且曰余殺人父多矣汝敢仇我真壯士也汝仇未報汝心遂矣不必作白頭賊也給四金遣之歸譜荔軒筆記

郭婆帶原名學顯粵洋巨盜而性頗知書巨舶儲圖籍甚富暇輒瀏覽先張保降制府百齡欲官之力辭卜居羊城延師以課子母葬白雲之麓歲攜其子掃墓樸如村農後竟以壽終於家亦創聞也然其後亦不振云采訪冊

高姬者羊城人新會沙村司巡檢張聰朗少姬也姬歸張僅

一歲道光二年張卒張年五十餘宦囊如洗僅餘妻一婢一與姬三焉初張之娶姬也價四百兩而納其半張言官新會留其半以待後償姬母利其官也許之至是張妻謂其母曰此二百者已矣其令而女別掃蛾眉以償前諾其母無如何又許之姬泣不可以死自矢張妻曰河山迢遞吾與汝皆婦人路遠費繁其焉能支且吾夫來後以官債故廬券皆付他人歸去尙無棲息老身已矣旦夕入地其如爾何且汝年少一朝寒簾夕藏金屋服茜屨矣何甘此艱苦為也姬終不可曰夫人老矣妾若去中途起居誰與扶持從一而終天之制也妾籌之孰矣夫人無再計張妻又曰若硜硜者恥從人耳吾鬻此婢送若人空門了此生如何姬曰此益不可夫以妾之故而鬻此婢夫人逆旅奉侍何人其母泣且詈曰老身所

倚依者惟汝一人庶求啖飯處今汝決北去吾必投爾於江  
姬大慟曰女之所從者天也天不可違生死惟命義無再計  
其母終無如何姬遂北去

雁山文集

乾隆五十一年粵東大飢海關監督穆騰額請飭商夷於小  
呂宋採糴免征船鈔米舶大至粵人德之六十年嘉慶十一  
年均依故事而監督阿克當阿議以載米洋船既免船鈔止  
準空船出口由是米舶不復至道光四年制府阮文達公元  
奏言各國米船照舊免輸船鈔仍準原船載貨出口照例收  
稅如此則洋米可以源源接運且以出口貨稅抵算進口船  
鈔有贏無絀似於裕課便民綏遠均有裨益得

旨俞行自是以後連檣而至歲約三四十艘計米十萬餘石  
迨道光壬寅後各省分設港口米船來者漸稀然值歲歉之

時猶藉洋米之輸運得以有備無患云

采訪冊

制府舊行臺前何某以賣蓮草花為業名其子曰夢書謂生  
時夢人授以書也幼聰穎年七八歲時人以五七字對命對  
輒應聲答有極工者阮文達公元聞之召詣署試焉亦嘉其  
敏慧復以伊尹二字命對答曰陳東公首肯復云更有二字  
極工然不敢說詢之曰大人銜名豈不過陳東遠甚公大悅  
賚以銀幣囑其父善視之乃日攜往人家試其技而不虞其  
失業也後竟無成年十八九卒姊能畫作花卉翎毛小幅頗  
具白陽山人筆意適黃蒼崖提舉喬松子亦年二十餘卒

采訪冊

吾粵自曲江後多工吟詠而古文則鮮作家嘉應吳石華學  
博蘭脩常結希古堂課以古文相砥礪與斯會者南海曾釗

勉士番禺林伯桐月亭鶴山吳應遠雁山番禺張維屏南山香山黃培芳香石番禺張杓磬泉嘉應楊時濟星槎東莞鄧瀄樸庵南海熊景星遂江順德馬福安止齋漢軍徐榮鐵孫南海劉天惠介庵長樂温訓伊初南海謝念功堯山嘉應楊炳南秋蘅番禺黃子高石溪南海胡調德稻香凡十八人會勉士為作希古堂文課序曰文之用重矣哉自疏釋經典考證史志發揮道德雖甚精確皆不足信今而傳後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信已

朝廷功令以時文取士蓋使學古者小出其技而試之而躁進之徒日鍛月淬以幾速化古文之學置不講甚非

國家待士之意也嘉應吳君石華邀同志十餘人月會於希古堂堂無常所二人主之吾粵自張文獻以詩雄天下而文

至今少成家

國初江西魏叔子文最有法度汪鈍翁侯壯悔莫能爭其勝無他易堂諸子曰鍛月淬不懈而及於古耳然史深而經疎故其文薄吾輩講習以經為主子史輔之熟於先王典章古今得失天下利病而後發為文將駢漢轍唐何論宋人是在

勗之無倦而已爰為序 國朝嶺南文鈔

番禺生員陶克昌字綏之得前明葉小鸞眉子硯硯陰鐫八十四字舅氏從海上獲硯材三琢成分攜予兄弟瓊章得眉子硯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手樣能新如今祇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鬢素袖輕籠金鴨烟明窗小几展吳牋開簾一硯櫻桃雨潤到清琴第幾絃已已寒食題綏之珍藏徵詩有到處乞題眉子硯雅人應不笑儂痴之句一時題詠甚

夥阮通志

潘文開三水人四歲失怙年十二傭工以養母定省晨昏必誠必敬有時母病即呼泣不離左右及母故哀毀成疾幾至捐生三年廬墓一生施棺恤嫠仗義疎財其創捐文廟脩整橋梁尤最著者卒年六十有一邑人至今稱之阮通志

長白誠齋權使達三性耽風雅蒞任時與謝里甫太史蘭生為莫逆交時城西人士喜聯詩社權使欣然代為提唱厚資金幣焉其第一集題紅梅驛探梅漢軍徐鐵孫榮擅場句云無雪月時香亦冷最風塵處品逾尊第二集題水仙花南海徐夢秋良琛擅場句云天風約鬢愁無語湘水煎菰凍有稜我正含情擁瑤瑟曲終人遠喚難磨第三集題玉山樓春望番禺馮子良詢擅場句云雲霞今古浮雙闕花月東西隔一

濠皆傑作也時又有南園詩社題限菩提紗亦漢軍徐榮擅場詩云鳳生根蒂舊無遮入手玻璃一片斜已墮綺羅休問劫幸留風骨莫爭華浣經功德池中水籠稱莊嚴座上花拈向黃梅求妙偈不應還道本非紗尤為一時傳誦同時又有結西園吟社者為漢軍徐鐵孫榮南海熊遂江景星順德梁子春梅南海徐夢秋良琛南海譚玉生瑩番禺鄭棉舟茶順德鄧心蓮泰諸人文酒流連殆極一時之盛采訪冊  
程春海侍郎恩澤道光壬辰典試粵東有雜感詩九首詩固典重沈鬱而全粵利病洞若觀火謹竝自註全錄焉曰嶺海中間起輿都水深山峭土豐腴萬花界斷空明鏡百寶鎔成造化醴常隱諸星懸戶牖嶺南近南極南極高故常隱圈星可見飛行十日抵津沽從來饒有衣冠氣配得繁雄楚蜀吳一從陸賈侈歸裝



卷握都夸世富强有客媚川歌得寶何人臨浦復沈香海邊

鐵颶時掀屋林外金蠶夜吐光更有瘴雲渾似瘡能教俄頃

變炎涼自陸大夫後入粵東者皆以寶區視之故天時人事日變日非家藏洋鐵鑄精兵耳

熟春雷動地聲傾里交鋒官走避借軀償旱鬼光明盜來清

書商幾斷白日劫到高年夢亦驚劫質人古有帶牛成美政

今無乳虎立威名豐趺凝雪錦鞵圓盛鬢垂髻翠鳳偏素女

圖開花蹀躞念奴歌起玉纏綿謂木魚歌驚波不撼鴛鴦舫謂沙面定

舫斜照尤明孔雀船豈有芳樽藏醜毒果然華屋豔神仙外

蕃吉利最雄猜坐卧高樓互市開有盡兼金傾海去無端奇

貨挾山來五都水旱多逋券近來吳楚水災洋貨滯消羣賈雍容內乏財

祇合年年茶藥馥換伊一一米船回以茶葉大黃專換洋米不取奇貨計之上者也

天生靈草阿芙蓉要與餐飧競大功豪士萬金銷夜月乞兒

九死醉春風粵鴉烟遍地雖乞兒亦啖之香飛海舶關津裕力走天涯貨

貝通抵得曹騰兵燹劫半收猿鶴半沙蟲一酌貪泉百感生

縱然才智了無成外夷只識珠犀貴廉吏須磨斧鉞行不解

烏言空聽訟未窮蠻狀漫論兵須知仁獸當關卧多少豺狼

總禁聲經生詞客兩無儔學士天才老未休直以淵源窮馬

鄭卽論文藻亦曹劉尙書履去弦歌在阮宮保開學海堂至今學者宗之學

士甄頊俎豆脩惠半農翁覃溪兩學士想見人心純懿處必逢賢吏苦

遮留粵東吏治民風稍漓惟士氣文風較前日進新橙甘比張儀舌香荔映於合

德肌天與芳馨都是福我來遼闊不同時越王臺上雄看月

帝子峯頭靜賦詩清遠莫笑籠中無長物文章分得鳳凰儀

時歸裝帶有羅浮蝶繭數十枚程侍郎遺集

葉茂才瓚貧往粵西佐理鹺務久不習舉業積金三百道光

廣州府志 卷一百一十二 雜錄三

癸巳粵東大饑即將所積付鄉人倡捐以賑眾和之全活無算甲午返赴省試有謂其必獲雋者咸笑之榜發果然原未有子次年產一男家漸裕夫賑施至鉅萬者未聞其果報之速如是葉本寒士洵加人一等天亦踰格佑之宜爾池上草堂筆記

南海伍方伯崇曜與譚教授瑩纂輯較刊嶺南遺書共六集第一集香山黃瑜雙槐歲鈔十卷黃佐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翰林記二十卷革除遺事節本六卷海陽薛虞畿春秋別典十五卷順德歐大任百越先賢志四卷第二集曲江劉軻希仁文集一卷南海區仕衡理學簡言一卷瓊山邱濬平定交南錄一卷新會陳獻章白沙語要一卷增城湛若水甘泉新論一卷瓊山海瑞元祐黨籍碑考一卷博羅張萱疑耀七卷南海黃衷海語三卷郭尙賓給諫疏稿二卷何夢瑤奠迪

八卷勞孝輿春秋詩話五卷第三集增城崔與之清獻公集五卷李肖龍清獻公言行錄三卷東莞陳璉羅浮志十卷香山黃佐小學古訓一卷南海龐尙鵬家訓一卷陳子壯昭代經濟言十四卷番禺黎遂球周易文物當名二卷新甯陳遇夫正學續四卷史見二卷迂言百則一卷第四集新會胡方周易本義註六卷南海何夢瑤賡和錄二卷勞潼救荒備覽四卷馮經周易略解八卷附群經互解一卷算略一卷周髀算經述一卷羅元煥粵臺徵雅錄一卷陳仲鴻註嘉應葉鈞重訂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十卷第五集南海曾釗輯楊議郎著書一卷異物志一卷劉欣期交州記二卷王韶之始興記一卷高要蘇天木述司馬溫公潛虛述義四卷順德羅天尺五山志林八卷海康陳昌齊測天約述一卷呂氏春秋正誤

一卷楚詞辨韻一卷無名氏袁督師事蹟一卷鶴山吳應達嶺南荔支譜六卷嘉應吳蘭脩南漢紀五卷南漢地理志一卷南漢金石志二卷端溪硯史三卷番禺黃子高粵詩蒐逸四卷侯康春秋古經說二卷穀梁禮證二卷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補三國藝文志四卷第六集番禺林伯桐毛詩通攷三十卷毛詩識小三十卷南海曾釗虞書命義和章解一卷番禺凌揚藻蠡勺篇四十卷釋成鷺紀夢編年一卷後附續編又粵十三家集番禺李昂英文溪集二十卷東莞趙必琢秋曉先生覆瓿集四卷南海區仕衡九峯先生集三卷番禺李時行駕部前集四卷後集二卷青霞漫稿一卷從化黎民表瑤石山人詩稿十六卷高明區大相太史詩集二十七卷南海陳子壯文忠公遺集十一卷番禺黎遂球蓮鬚閣集二

十六卷南海陳子升中洲草堂遺集二十六卷番禺方殿元九谷集六卷南海梁佩蘭六堂堂集九卷二集八卷番禺王隼大樗堂初集十二卷新會易宏雲華閣詩畧六卷坡亭詞鈔一卷鄉邦文獻有足徵者又粵雅堂叢書初編二編三編共書一百八十種目未具錄殆足與琴川毛晉鄔鎮鮑廷博相埒至校刊阮文達所遺影鈔宋本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則又四庫所未收者洵鉅觀矣同時番禺潘方伯仕成亦刻有海山仙館叢書六十種校刻佩文齋韻府四百四十四卷韻府檢遺一百一十二卷新會陳偉南比部焯之校刻殿板二十四史全帙藝林咸寶誦之采訪冊桂觀察文燿少入玉堂歸娶有人贈以詩云宮錦花攢舊翦裁香濃曾染杏花回碧簫吹月乘鸞夜標格猶然小秀才見靜

志居詩話又云鏡檻無塵一笑迎東萊博議早編成許添紅燭無

紅袖脩史全輸宋子京又云豔福舊推袁大令六十年後

畫重題見賞雨茅屋集他年建豎知懸絕八秩齊眉獨與齊亦佗城

佳話也繼之者高要馮督學譽驥番禺曹編脩秉哲南海續志

道光戊申南海修西湖書院董事者以經費不敷勇於籌款

而佛山豆豉巷渡錢本社倉閒款請撥入許焉乃佛山人士

議論不同竟至涉訟張太守百揆諭已撥入者不計餘悉還

之事已寢辛亥春丁祭天未曉徐制府廣縉於肩輿中獲匿

名揭帖謂罷張乃考試聞實府幕賦閒者譎張為幻然究無

確證制府疑書院董事所為復有從而媒孽之者大怒遽飛

章入奏停院中肄業者考而東莞復有被押生員自戕另案

竝停焉

上諭有廣東近年士氣民情朕方冀其蒸蒸日上若因一二

敗類致良莠間生轉使嘉禾不植朕甚愧之其被累之同學

該督等察實奏明即當許其考試等語真大哉

王言矣其後制府駐節高廉葉撫部名琛主稿奏現鄉閭伊

邇多士有志觀光安分生監未便因一二刁健之徒阻其進

身之路奉

旨允行而書院肄業者暨東莞人士俱沐

皇仁矣南海續志

咸豐丙辰賊圍清遠城自十一月至來年二月圍始解每有

異鳥千百成羣晨夕循女墻而飛疾若烈風時城廂內外礮

聲日夜不絕常鳥絕迹南韶鎮勒福以為圍將解之兆城樓

上多豎朱雀旗以應之清遠志

東粵科名之盛累朝狀元九唐大中辛未開建莫宣卿狀元  
宋咸淳辛未南海張鎮孫狀元明宏治己未南海倫文敘會  
狀元萬曆丁未順德黃士俊狀元

國朝乾隆己未番禺莊有恭狀元道光癸未吳川林召棠狀  
元同治辛未順德梁燿樞狀元均屬末年惟簡文會林大欽  
不然耳又明萬曆己未陳子壯探花

國朝咸豐己未順德李文田探花又嘉慶庚申南海姚大甯  
武狀元咸豐庚申南海林彭年榜眼越己未一年耳又嘉慶  
己未南海吳榮光以翰林官督撫道光乙未順德羅惇衍以  
翰林官尚書龍元儕以翰林官太常卿高要蘇廷魁以翰林  
官河督道光丁未香山何璟以翰林官督撫南海潘斯濂以  
翰林官光祿寺少卿現任山東學政又乾隆己未南海馮成

脩以禮部郎官貴州學政癸未高要龔驂文以禮部郎官宗  
人府丞凡屬未年均吾粵最利者南海續志

熙朝二百餘年無榜眼形家遂有會城不開眼之說殆以東  
西兩門夾城中均葺營房以屯軍巡邏撤去綦難也道光庚  
戌番禺許其光得榜眼咸豐庚申林彭年繼之許當丁巳前  
城郭如故軍屯未毀形家之說謬矣南海續志

南海譚宗浚分纂 番禺史悠履初校 南海梁 起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番禺金偉基四校

廣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二終

廣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三

雜錄四

南海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鬱寥南海廟唐天寶始封廣  
利王宋康定二年加號洪聖配以六侯曰助利侯達奚司空  
也曰助威侯杜司空也曰濟應侯巡海曹將軍也曰順應  
侯巡海提點使也曰輔靈侯王長子也曰贊靈侯王次子也  
嘉靖初按察副使徐文溥毀去夫人像鄉人尊稱夫人曰感  
應聖后宋建西廟於城西五里謂之行祠張府志  
波羅南海神廟銅鼓近村人有疾病者往禱覆水於銅鼓面  
上以盃收之煎而飲即愈詣神謝無虛日又廣州獄中有疫  
疾則迎銅鼓以鎮之屢驗宋訪冊

尉遲巖在南海廟後五里巖高數丈中有石室旁有清泉土

人稱阿公坑祀敬德其中以為尉遲曾居此也道士司香火  
偶撒錢於林木間遊人得之以作擄蒲資本有贏者競以為  
神必牲酒以酬并倍其錢投焉久之而耕者買者亦視為利  
數投錢者眾而道士富矣波羅外紀

南海廟宋開寶碑下肩屨常作崇耕海沙者每見大龜蹠跚  
田中狼藉蹂躪歲多不熟跡之入廟至碑下而沒土人見碑  
有潘美字又不識肩屨以為龜也美實使之自是凡耕沙田  
者必祭石以肉磨其口燭淚成堆謂之祭潘美龜云波羅外紀  
波羅廟每歲二月初旬遠近環集樓船花艇小舟大舸連泊  
十餘里有不能就岸者架長篙接木板作橋越數十重船以  
渡入夜明燭萬艘與江波輝映管絃嘔啞嘈雜竟十餘夕爆  
竹起火通宵登艫而望天宮海市不是過矣至十三日海神

誕謁神者僅三更燒燬蠟燕齋楮帛者絡繹廟門填塞不能  
進廟內置小桌數百桌前置香爐燭臺置席置簽玦就席拜  
者賃以錢兩廡下賣簽語者賣符者僧道巫覡奴乞丐擁  
雜不可窮詰廟前作梨園劇近廟十八鄉各奉六侯為鹵簿  
歲粧裝童女作萬花輿之戲自鹿步墩頭芳園皆延名優費  
數百金以樂神廟前搭篷作鋪店凡省會佛山之所有日用  
器物玩好閨閣所飾童兒所嗜陳列炫售照耀人目糊紙作  
雞塗以金翠或為青鸞彩鳳大小不一謂之波羅雞凡謁神  
者遊劇者必買符及雞以歸饋遺鄰里謂雞比符為尤靈可  
以辟鳥雀及蟲蠹云祀神畢登浴日亭聽銅鈺四響蘭漿動  
搖蒲帆齊舉海舟悉發矣潮未長沙田閣舟倩蛋人推輓如  
橈行泥中駝牽蟻附歲無賴子業此得升斗者常數十百人

其有剪柳鑽船治以鹿步巡司惟喝雉呼盧一擲百萬連船轟賭幾同金吾弛禁也至花朝以後男船畢退女舸漸登近而紅粉村姑山花插髻遠則青樓蕩婦浪蝶隨身借祈禱為名恣為遊觀海光寺裏坡詩亭子治服豔妝遺釵墮珥此亦嬉春舊俗矣波羅外紀

粵秀山觀音閣明永樂初指揮花英所建素著靈異道光辛丑英吉利擾廣州居民共見一白衣神女立城上凡火礮火箭飛入城內者皆墮空地不致延燒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楊芳等奏聞

宣宗成皇帝賜額曰慈佑清海迨咸豐甲寅紅巾賊擾東北郊神復顯靈默佑總督葉名琛奏聞

文宗顯皇帝賜額曰普佑大千

宸翰輝煌足令龍象生色矣今俱敬謹懸掛寺中采訪冊

會城十一甫大巷觀音廟初甚湫隘像設畧備有傭保偶與司香者同寓夜踰垣盜鄰右財物甚多比曉神色沮喪謂有人阻其不能出廟門者司香疑之偕鄰右遍搜其事遂敗咸謂神之著異也三二十年間香火特盛祈禱報賽無不靈驗

南海續志

佛山有真武廟歲三月上巳舉鎮數十萬人號為醮會又多為大爆以享神其紙爆大者徑三四尺高八尺以錦綺多羅洋絨為飾又以金縷珠珀堆花疊子及人物使童子年八九歲者百人倭衣倭帽牽之藥引長二丈餘人立高架遙以廟中神火擲之聲如叢雷震驚遠邇其柵爆大者徑二尺內以磁罌外以篋以松脂瀝青又以金銀作人物龍鸞飾之載以



香車亦使綵童推輓藥引長六七丈立三百步外放之拾得爆首則其人生理饒裕明年復以一大爆酬神計一大爆紙者費百金槲者半之大紙爆多至數十枚槲爆數百其真武行殿則以小爆構結龍樓鳳閣一戶一牕皆有寶燈一具又以小爆層累為武當山及紫霄金闕四圍悉點百子燈其大小燈燈裊燈帶華蓋瓔珞宮扇御爐諸物亦皆以小爆貫串而成又以錦繡為飛橋複道兩旁欄楯排列珍異花卉莫可算觀者駢闐塞路或行或坐目亂烟花鼻厭沈水簪珥礙足簫管喧耳為淫蕩心志之娛凡三四晝夜而後已此誠陋俗為有識所笑者也喪亂之餘痍傷未復小民蠢蠢無知動破中人之產奇技淫巧自致其戎良有司者苟能出令禁止教以節儉率以樸純使皆省無益之費以為有用之資不惟加

惠斯民亦所以善事鬼神焉耳

廣東新語

佛山真武廟爆極宏麗凡奪得花爆者次年必須償爆然所費不資諺云佛山燒大爆彈子過蟠岡謂鬻子以償也亦可駭矣道光辛巳不戒於火傷斃多人斯會寔不如昔所謂層累為武當山及紫霄金闕者久不見矣然視會城渡頭猶較盛云

采訪冊

會城元母廟殿前池巨龜七八俗稱火燂煤大如扇最不知何代物殆匪龜類道光癸巳西北潦盛漲越石闌三版宜咸縱壑去水涸其一橫度光雅里華帝廟東偏隔墻社壇右九里香樹底惟側身能度游行十許里巨浸經六七晝夜男女老稚東播西流以衣涉水者接踵乃不嚙一人似有鬼神驅使潛伏者後昇還池內

采訪冊

順德賽北帝神以少年扮為神將鄉人事之惟謹無敢或怠父老見之輒偃僕拜跪遇諸途則走避稍逆意呵叱怒罵莫不俯首謝過每扮一神將衣服鎧甲鼓樂儀仗飲食宴會費至數百金而少年亦往往殞死云粵小記

香山村落多祀禾穀夫人或以后稷之母姜嫄云廣語

青龍者即青蛇耳多居真武廟粵人迎真武神出遊必以青龍至為驗然神將出青龍無不至者至則人棲以九里香樹飼以雞卵蜒蜿樹間不噬人不驚走平時則來去無常人亦罕見其來去之迹蓋亦靈物也而三界廟亦間見之粵小記

里閉於八九月命巫禳火星曰火星醮以祀華光神神白晷少年衣白衣額中多一目左執戟右捧金蓋西方金神也世人以為火神誤矣然神固著靈異遇火災之際籲神呼救無

不立應雖延燒成墟而神廟有巍然獨存者故窮荒僻壤莫不建廟以祀道家言神姓陳元武諸將其亦取金水相生之

義歟采訪冊

大洲龍船有宋宣和遺製洲有神曰宋太保梁公者蓋以將作大匠從宋幼帝航海而南者也公將營宮殿於大洲未成而沒村民感其忠祠之每歲欲舉龍舟則請於太保覆瓿得全陰則神許矣許則舉輒有巨木十數丈浮出江中舟之長短準之號曰龍骨自崇禎丁丑以來請輒不許辛丑之歲有泣訴於神者曰吾老矣神今下許猶可傳之後人否則此法遂絕矣神乃許之船長十餘丈廣僅八尺龍首尾刻畫奮迅如生蕩槳兒列坐兩旁皆錫盔朱甲中施錦幔上建五丈檣五檣上有臺閣二重中有五輪閣一重下有平臺一重每重

有雜劇五十餘種童子凡八十餘人所扮者菩薩天仙大將軍文人女伎之屬所服者冠裳介冑羽衣衲帔巾幘襪履之屬所執者刀槊麾蓋旌旗書策佩帨之屬凡格鬪挑招奔走坐立偃仰之狀與夫揚袂蹙裳喜怒哀悲之情不一而足咸皆有聲有色盡態極妍觀者疑為樂部長積歲月練習不知錦幔之中操機之士之所為也每一舉費金錢千許計神之許以十年二十年之久蓋以惜民力也龍之口鐵鑣鑣之間之神曰不爾則雨廣語

東莞有彭峽兩山夾蹲芊綿起伏怪石礪礪若岡若阜者數十里堪輿家稱南行三紫龍此其一云峽西多居人荔枝林鬱翳蔽日有高樓二十餘座與黑葉丹苞相映舟販酥醪花果之屬者交錯水上稱水市焉峽中一小山山下為龍母祠

有老榕叢鬚百尺與飛藤糾結拂水歲蕤遊人爭繫舟其下南望羅浮諸峯隱隱可數或有詩云漸近羅浮紫翠紛紛瀑布下層雲謂此也峽東皆沮澤五月時洪流滂瀉放於百里鄉人為龍舟之會觀者畫船雲合首尾相銜士女如山乘潮下上日已暮而未散龍舟長十餘丈高七八尺龍髯去水二尺額與項坐六七人中有錦亭坐倍之旗者蓋者鉦鼓者揮橈擊柁者不下七八十人競渡則驚濤湧起雷雨交馳舟去而水痕久不能合斯亦遊觀之至侈者廣中龍船惟東莞最盛自五月朔至晦鄉鄉有之如彭峽者可紀也廣語順德龍江歲五六月鬪龍船鬪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灣環者為龍船場約自某所起至某所止乃立竿中流以為界船從竿左右鬪不得踰界先期定其敵兩龍船

廣州府志卷之二十三  
六  
爲一偶大小長短相若黃頭郎相若也主者書於冊又以兩  
籌書某龍船字中分主者執其兩半而以兩半作卮酒與之  
兩船既鬪則勝者交其籌於主者主者合籌不爽則書於冊  
曰某船勝某船矣以一標書勝字與之其負者又與他船鬪  
或勝則亦得一勝標是日也船連三勝得三勝標者是爲初  
場最次日三勝者又與三勝者鬪三勝者連得三勝則得一  
五勝之標是爲二場最次日五勝者又與五勝者鬪其一得  
全勝是爲三場最於是主者與以狀頭標張伎樂簪花挂紅  
爲四六莊語送之還埠凡出龍船之所曰埠鬪得全勝還則  
廣召親朋燕飲其埠必年豐人樂貿易以饒云五山志林  
順德大良天后廟七八所惟東門外青雲路第一橋者最靈  
婦女皆以金線繡鞵奉獻制極精巧有某樂部邑人恆召演

劇賽神船偶渡海忽風雷大作瀉波獸立桅折船幾覆闔樂  
部百餘人跪呼天求救俄見一朱衣婦人立獨首船遂定知  
聖母之來援也焚香叩謝旋於船頭拾得繡鞋一隻後詣各  
廟謝惟東門外廟鞋失一持配恰成對於是演劇三日婆娑  
樂神復每歲誕日自詣賽神無煩邑人更召云此乾隆四十

年事順德縣志

廣郡金花夫人遺跡各傳其說茲並錄之以俟稽考筆記謂  
金花者神之諱也本巫女五月觀競渡溺於湖屍旁有香木  
偶宛肖神像因祀之月泉側名其地曰惠福湖曰仙湖云或  
曰神本處女有巡按夫人方婉數日不下幾殆夢神告曰請  
金花女至則產矣密訪得之甫至署夫人果誕子由此無敢  
婚神者神羞之遂投湖死粵人肖像以祀神姓金名花當時

人呼爲金花小娘以其能佑人生子不當在處女之列故稱夫人云廟碑載神生於洪武七年四月十七日子時其時太史奏昴星不見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午時夫人卒始奏昴星復位蓋感昴星而生云近時曾方伯燠有金花夫人歌言神本南漢時巫女愚按會城中故有湖二一曰西湖一曰仙湖在古甕城西皆南漢高祖所鑿與藥洲相接仙湖之名非自神始也且諸書載南漢神女廟祇有譚氏二女龍母兩廟并無金花神廟曾方伯以神爲南漢巫女者本筆記郡志誤之耳明張參政詔詩云玉顏當日觀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意者神爲巫女非神爲女巫也廣志言神廟不知始自何時成化五年巡撫陳廉重建嘉靖間魏校毀之粵人奉像於南岸石鰲村其後

粵人復建廟於故處卽今仙湖街廟是也

國朝乾隆間翁學士方綱來視學適至仙湖街見男女拜謁肩輿不能過怒命有司毀之粵人於是多往南岸石鰲村禱

祀四月十七日爲神誕辰畫舫笙歌禱賽極盛云

粵小記

佛山突岐舖有社旁皆居民俗呼大口社後有廟祀華陀深廣不五步入廟磬折者趾相錯蓋病而祈病已而報者司祝所入積金至數百里老曰廟隘盍以杯琰卜於神廣之不許或曰豈神欲演戲耶賽色耶再卜復不許或進曰廟前路畝仄倘神欲修路便行人乎復卜神許遂贅廟前路以新石平如砥始有自他舖而居者炊烟盛於舊吁神亦靈矣

南海續志

佛山鎮舍人廟甚靈異商賈每於月盡之日祭之神姓梁前明本鎮人爲杉商公平正直不苟取人皆悅服一日眾商見

海中有杉數千百逆水而來梁危坐其上呼之不應迎視之已逝矣移屍岸側奔告梁族皆不至眾商以杉易金買棺斂之至岸側而羣蟻啣土封之已成墳矣遂建廟以祀禱無不應唯族人禱之則否今墓在廟後然漸荒廢矣粵小記

越人祈子必於花王父母有祝辭云白花男紅花女故婚夕

親戚皆往送花蓋取詩華如桃李之義詩以桃李二物與男

女二人故桃夭言女也標梅言男也女桃而男梅也華山有

石養父母祠秦人往往祈子亦花王父母之義也廣語

廣州北城外有東岳府君廟每出喪殯葬者必往祀焉且廣

為醮事巫祝與喪家男女混雜其間或止柩請信宿乃行正

德中吳尙書獻臣廷舉來為按察副使聞而遣人扃其戶或

動以禍福不顧也喪車至止於門外猶瞻拜焉久則又遣人

拆毀其四旁簷楹風雨日以頽毀而竟無他禍福乃盡燬之

丙丁雜記

乾隆戊子歲大方伯歐陽公永琦新蒞廣東布政司任行香

經拱北樓雙門底下見白髮二老人在街中掃地相打遣人

問之曰爭分地界耳倏忽不見知是土地神傳街中上下眾

舖戶諭曰即於相爭處立土地廟二小間一朝上一朝下背

則相連以此為界遂諏吉如式立廟不日成之人呼之曰孖

土地香火各盛粵屑

吳八神祠在濠畔街相傳神姓吳行八浙之紹興人明時客

於越晨起見有人踞井上黑氣旋繞吳怪問之曰我司疫者

凡飲此井皆斃踰七日則無害矣言訖候失所在吳於是晝

夜守井有來汲者告焉或弗信則以死持之泊七日吳曰可

矣然吾當先試之掬水而飲飲訖輒病死鄉人醵錢葬其所而祀焉或曰吳見鬼物以身入井救之郝通志

廣郡東城隅有里名阿婆塘相傳昔有塘一區恆閃爍有光疑為異物使人淘之得一銅佛像眾以為靈欲醵金創寺卒無應者旁有老嫗貧且憊首倡百錢眾愧弗及遂協助而成及飾佛像金隨風飛去驚異之致於神言有助義者未登姓氏稽其冊籍即首倡百錢老嫗未登也遂書之而金不復飛矣塘本老嫗之業故呼其里為阿婆塘後人以其名俗改為

雅荷塘粵小記

麥義先鋒廟在南海白沙西北約先鋒鄉人也宋咸淳間陣亡其袂逆流有鳥集焉母出汲見之曰此我兒物啟視劍在鳥悲鳴去鄉人創廟以祀劍今埋神座下南海續志

鄧憲忠南海沙頭人遊肇慶至鹿步墟地宜蠶桑而土人未嘗業此憲攜種往教之治具於是植桑飼蠶繅絲漸廣其傳而蠶桑之利與家祀憲忠以為蠶神南海續志

順德桂洲堡有呂相祠神甚赫相傳為宋呂文煥於甲子門與元人戰敗赴水死屍逆流至鄉人祠之咸平間封忠愍武靈侯考通鑑文煥以襄陽降元為參知政事每導元人入寇德祐初籍其家宋亡入見太后尙出怨言乃宋叛臣無戰甲子門事况咸平乃真宗年號先文煥二百餘年則所傳者訛也邑西南有地名石涌南越相呂嘉故鄉也當漢兵南下嘉於其鄉築石涌金斗二城以為守敗後伏波追奔至此編橋度兵既獲嘉橋遂以伏波名桂洲與石涌一水相連溯流而至必嘉也為南越相故稱相此乃嘉之子孫居於石涌者之

所祠也嘉本越人之雄尉陀得之因越人之所服而相之而南越以治陀之能用越人如此秦將屠睢不能用桀駿以敗番君吳芮能用梅銷以興越人之不可忽也如此嗟夫越人

固多六千君子之遺烈者哉

五山志林

上柵村太保廟拜石明景泰初黃蕭養寇越都督董興大破

之蕭養夜遁傳有馬指揮追躡至境禱諸神越日有黃鳥從

空投鎗而死指揮因窮力誅養寇平以至靈至應扁表之並

獻拜石今存廟中以藉杯卜其響可聞數里

香山志

霍烈士名仲儒明景泰時同梁廣等擊黃蕭養賊黨於柵下

海口仲儒奮勇先驅摧破賊鋒俄賊飛礮中仲儒墮水死屍

逆流入港面色如生里人哀而神之立像配祀於青龍義榕

兩社

南海志

番禺市橋鳳船之製用巨艦一首尾裝如鳳樣兩翅能舒能

戢中建神座亭奉天后神左右飾童孺為宮嬪畫衣鼓樂以

侍前後繪船各二令健蠶操之繫纜引行時遇便風順流船

行太速則二繪船倒牽如前引其在鳳船先者別以巨舸結

篷屋演梨園為水嬉神船後則彩艇絡繹綴引水色皆用變

童扮演故事為後從定於端陽節內游鎮海面一時遊人匿

匿畫舫迷津稱為勝會然必十餘年卜於神神許乃舉舉必

歲登不許則居民搖手相戒以為逆神有譴云先是康熙元

年徙海祠廟盡廢而此以靈顯獨存雍正七年劇盜李士雄

竄匿海墻有司屢捕弗獲巡撫楊文乾遷怒不分玉石建議

盡勦沙菱

朝廷特命制軍孔毓珣按之時水陸官兵數千沟沟不測將



及市橋黎明忽見神珠冠象笏衣紅袍現空中言為生民請命比抵岸其夕亦如之如是者三制軍異之議撫之意乃決兩司生民數十萬得無恙居民爰造鳳船報神其製則庠生

謝暨上所造也

番禺縣志

新會瀧水河北帝廟其像白石琢成昔有漁人在厓海中網得之欲置某村道經塘河山下偶憩於此再昇弗動遂立廟於此其像日久漸大今與神龕齊矣或疑宋時亡物也新會縣志應溪廟在新會田邊鄉祀張桓王屢顯靈異時有神燈出沒大如車輪勃勃有聲咸豐八年元旦鶴山客匪夜出擾吉境等村鄉鄰震聳天等橋列肆夜聞門外人聲嘈雜啟戶見勇丁二百餘手執礮械火器旗幟號衣皆書張字由天等橋而來繞羅辣山望太平坊而去萬目共覩明日鄉人集龍光書

院議防堵事宜咸謂田邊鄉勇可靠但不解其來之速也其實田邊鄉並無其事初二日始知東北有警蓋神兵云新會縣志新會南洲鄉初立村時與築新城時同時日馬雄之亂攻邑城亦攻南洲藉東門祖廟關帝靈佑賊不敢攻沙隄橋石上有馬迹二人咸異之嗣後三年一次禾稼登場之後通鄉紳耆齋戒迎神到鄉設齋醮以祈福正月送回遂成故事云新會志

續志池水塘坑洞相傳

國初有呂姓女子成佛壇在本洞三坑名曰佛婆壇村人以時祭享嘉慶二十二年正月村人脩壇於亂石中骸骨猶存因掩藏神像之後求晴求雨輒奇應祀以茗果不用葷酒清遠志

香山九星洲山下有古墓一碑刻李張陳捕主神位相傳為明末守衛洋面者其時海氛猖獗三人同戰歿溺於零丁洋土人收而藏於此至今祀之

香山志

鄭信廷香山內界涌人生明天啟間歿葬村前明季有負米者遇盜追至鄭墳前忽見一人以袖揮盜奔而躡負米者始悟為墳中人嗣是英靈數見鄉人為之立廟

香山志

陳法師璿號沙溪逸士香山大欖村沙隴坊人終於明成化間屢著靈異鄉人稱為總管神萬厯間有麥某夢大舸泊東涌頃見神緋衣而出與舸上人語曰若來括取嬰孩耶吾里決不能與後里中竟不損一人順治七年六月農民三人為賊所擄閱六日殺一人縛二人索贖私語曰金到即殺之其一人夢神座上飛片紙云也免災殃七月二日大兵至盡殺

賊二人獲免又林某者母譚為疫鬼所中死延及子女子與疫鬼鬪慮不免夜奔神廟疫鬼挈女往覓見神之卒自衣紅

帽出諭鬼曰某既來此何擾為鬼去其人病良已欖鄉廟享凡四日沙隴曰西頭坊曰麥局曰東溪

香山志

歐陽孟乾新會篁村人年少好義武藝絕倫今家所藏飛鏟孟乾所常用者

國初馬雄之亂自蒼梧竄廣擄掠近鄉孟乾倡率壯士堵禦之馬賊相戒不敢至聞孟乾名欲引為黨孟乾仰天大笑曰吾義士豈為賊用哉賊欲計擒之率眾圍篁村甚急鄉人懼釀金賄賊而難其人孟乾慨然獨往賊徒偵望以為孟乾單騎來非窺探即游說也暗射之遂遇害鄉人逃散殆盡其父負屍西山肉葬焉是時與孟乾同遇害者又有督陣王忘其

姓氏曾在篁村為鐵匠其人樸質尚義性嗜酒人呼為酒哥自鍊鐵鞭常以自隨馬賊屢攻篁村王屢禦之而勝賊因忌其勇以礮擊之斃焉鄉人德之嘉其號曰督陣王墓在狐狸山後或時著靈驗咸豐甲寅紅巾猖獗有賊二千餘自沙坪甘竹來擾篁村鄉人逃竄賊据太守祠祠石碑高丈餘忽仆地壓斃數賊賊以為不利乘夜而逃各相驚云見有披鐵甲人執鐵鞭巡邏甚密又見一少年手持飛鏟立於村前賊由是竄白石掠江門篁村幸免皆孟乾與王神靈庇之也新會續志顯靈廟在香山東岸村神姓黃氏諱本韶此村人也明嘉靖間客死於外既而歸有馳馬聲隨見夢數靈異家人肖像祀之以神行三尊曰三舍公順治歲丙申海寇犯村神先示兆仗神靈捍禦獲免於難村人祈禱日盛乃為立廟嘉慶壬戌

洋匪伺劫東岸涌口村人倉皇堵禦間晴天無片雲忽颯發

濤怒陰雲四合賊急遁村人不解其何故回視神廟有火光

飛出直攻賊舟云香山縣志

明季清遠有馮姓兄弟四人曰天保天福天祿天恩時盜寇

充斥四人以強勇保護鄉閭後邑人祠之於池水陳徑洞石

角村咸豐初每有寇警居民禱於其廟賊輒遠遁又朱北澗

明景泰時人清遠下岳竹洗等村俱奉祀之咸豐七年賊匪

猖獗亦屢顯靈異清遠縣志

萬曆甲寅天啟辛酉六榕寺塔於黎明前常放佛光二次散

彩呈輝榮光亘天邑人黃衷為文紀之恭巖札記

南漢時上元中秋輒登塔燃燈以兆豐稔號曰賽月燈各里

巷亦壘瓦為塔集薪燔之火遍三城亦奇觀也至今其俗尚

存南海續志

粵東尙信巫鬼故妖惑之物得以禍福人蛇神不獨潮東莞亦有之陸義山棊有蛇神說戊戌之歲予入粵遊於東莞偶行市中見有門施綵幔內作鼓樂者叟童男女雜沓于門語侏儻嘈嘈不可辨而入者皆有驚異非常之色出者如瞻禮天帝廟廷退而不敢忘端肅之狀心竊怪之隨眾而入見庭中鋪設屏幃几案樽俎甚備香烟郁郁燈火熒熒執樂者列兩旁鼓吹迭奏几上供一磁盎盎中小樹數株有小青龍蜿蜒升降於樹間長不及尺大不踰小指一身兩頭頂相並頸相連四目兩口兩舌並吐綠質柔擾主人鞠躬立案左出入者以次膜拜苟越次不整主人正色約束皆唯唯命余怪而詢之云此鄉有雙忠廟祀忠臣之同時而殉節者此兩頭

蛇雙忠臣之使也凌空而飛忽然而至所至之家必虔祀之

蛇忽然去則徹所祀以歸於廟如是獲福不且有大咎嶺南雜記

會城巨室於親歿後建水陸道場以超度亡鬼不必中元節

也名曰放水陸亦曰放路燈一切亭宇儀仗器物均以紗絹

裝成盡態極妍列繡摛錦擲等身金以炫一宵之豪侈而冀

以資冥福也二十年來此風頓息殆不可復憶南海續志

吾粵喪禮亡之七日一祭至七七而終或謂七者火之數火

主化故小兒生而七日一變逢七而祭所以合變化之數也

竊謂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魄散始死之

七日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服之期以生者之精誠召死

者之神爽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四十九日者河圖

之盡數數盡而祭止生者亦無可如何也廣語

廣州凡食物所聚皆名曰欄販者從欄中買取乃以鬻諸城內外欄之稱惟兩粵有之粵東之欄以居物粵西之欄以居人居物者以果欄為上果麻之實四時間百品芬甘少乾多濕可愛也廣語

番禺人作心字香以素馨茉莉半開者著淨器薄澌沉水香

層層相間封之日一易不俟花萎花過香成蔣捷詞云銀字

箏調心字香燒錄

鬻味不甚美故會城少鬻者而二三月間特多殆清明節迄

閉墓暨諏吉上冢回者各買以祀其先倘未獲輒以為憾蓋

鬻後音同且多子故南海續志

會城除夕以迄元旦沿街賣桂花及蜆謠曰賣顯貴各鄉多

同南海續志

廣人有放鴿之會歲五六月始放鴿鴿人各以其鴿至主者驗其鴿為調四調五調六七也則以印半嵌於翼半嵌於冊以識之凡六鴿為一號有一人而印一二號至十號百號者有數人而合印百號者每一鴿出金二錢主者貯以為賞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內主者一在會場曰外主者於是內主者出教以清遠之東林寺為初場飛來寺為二場英德之橫石驛為三場期以自近而遠鴿人皆以其鴿往既至場外主者復印其翼乃放鴿一日自東林而歸者內主者驗其翼印不謬則書於冊曰某日時某人鴿至是為初場中矣一日自飛來而歸一日自橫石而歸則如前驗印書於冊是二場三場皆中乃於三場皆中之中內主者擇其最先歸者以花紅纏繫鴿頸而觴鴿人以大白演伎樂相慶越數日

分所貯金某人當日歸鴿若干則得金若干有一人而歸鴿數十者有八十人十鴿而祇歸一二者當日歸者甲之次日歸者乙之是為放鴿會

粵東筆記

夏秋間鬪蟋蟀之戲邇年尤盛城西紈袴子弟有以萬金相博數亦不等而均詭其詞曰餅有秉衡者權輕重審形色議定餅價之多少乃放使酣鬪勝者橐金而去敗者亦付全局於一喙而未聞稍有悔心之萌也粵中凡鬪蟀處謂之蟋蟀獵所在皆有而番禺東莞兩邑尤多

采訪冊

蟋蟀於草中出者少力於石隙竹根生者堅老善鬪然多以東莞熊公卿所產為最其地名花溪銀塘熊公飛昔與元人大戰之所也其產於東莞伯何公真羅中丞亨信彭中丞誼陳少保策墓皆最廣人喜鬪蟋蟀歲於此間捕取往往無敵

其立於蛇頭上者身紅而大尤惡五公勇烈絕人皆多戰功

精氣蓋及於昆蟲也

廣語

東莞喜為馬會馳騁相雄每會於平原曠野設步障陳鼓樂數百里外皆以名馬來赴其下者不得雜馳即上駟亦須主人舉觴以請乃馳有黎姓以控縱之道名當其出馬皆屏氣歛容以觀其馳驟有躑躅橫排小行大行中行折腳諸法一步不亂時有一馬目如琉璃高項廣膊兩壯夫牽之昂首頻嘶躑躅不定黎已年老力不逾中人然執鞭躡蹠馬為戰栗往返十餘次奔騰超逸足不參錯觀者皆為神王有贈以詩云一片紅塵隨電去只聞風雨在空冥

東莞志

香山小欖人善種盤菊每植一株分數十枝或百枝一枝止留一蓓蕾扶以小竹至花時齊開而尤以綠葉經霜不脫者

為上盛開時集鄉人所植各種評其高下曰菊試聯二三知己傾樽籬下索句花前曰菊社至於菊會起止凡三日夜張燈綵作梨園樂花路花橋花樓絡繹數里各族詞字門庭齋舍悉選花之佳者布列點綴間以名人字畫及古玩器開筵迎客或命他題援舊社事例徵詩幽香滿座四方來觀千萬人邑令彭竹林荔詩所謂欖市花期韻欲仙是也會無常期自乾隆壬寅為初會辛亥為第二會嘉慶甲戌為第三會時和年豐又值是歲花事倍勝則為之順德羅天尺有欖溪鬪菊詩八首

香山志

廣州南關外多以椎金箔為業至其處則轟轟盈耳其椎之法以精金少許置蠶紙中約百餘復以大蠶紙裏之置木砧上二人對坐極力椎之雖隆冬猶裸體童子搨以葵扇踰時其金箔過於蟬翼見風款款欲飛間有不能成箔謂須創造無根之言互相傳說使愚夫愚婦聽信金箔乃成云抱朴子謂琥珀拾芥人氣粉犀事不相類而相治造妖言以成金箔則更有過於此者

粵小記

粵中水塘宵更禁五鼓僅四鼓而天已明矣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亦謬悠之說然城中仍五嚴也

嶺南雜記

濱海山足有石排列如碁置如馬跡可跳而越長者竟十餘里或數里間有壁立不可踰者中必有隙俛而出復跳越如前此亦造物一奇也一失足則顛陷致斃其跳必俟潮退時促步過之若海潮大至無所托足其險如此而土人習之以為遊戲不怪也名之曰跳騎

新甯志

龍門健兒多以棉木為槍長三丈餘二人持之一進一退以

四尺為率從地上挑起人馬敵不能近謂之八步長槍廣語

順德之容奇桂洲黃連村吹角賣魚或有詩云吹角賣魚人

拾燈求子客其北水古粉龍渚馬齊村則吹角賣肉相傳黃

巢兵其地軍中為市以角號召此其遺風云廣語

會城罕京戲所謂本地班者院本以廛戰多者為最犯上作

亂恬不為怪李文茂者優人也素驍勇善擊刺日習焉咸豐

四年竟率其黨倡亂當事者乃瀦其館曰梨園者嚴禁本地

班不許演唱不六七年旋復舊弊之難革如此南海續志

香山縣山林川澤之阻虎狼虺蝮雖或害人而毒莫如胡蔓

蠱莫如藥鬼胡蔓草也葉如茶其花黃而小一葉入口下咽

七竅流血人無復生惟急服羊血或可挽回然亦十之一矣

後來種類益繁枝葉常不可識別奸民將取以毒人則其葉

招搖欲動洵妖物也署令羅朝夔立法欲盡其根下令曰凡

以事告理者須拔取胡蔓草數十本與詞來然後得進於是

樵人入山搜羅買之以供訟獄者之用一時妖物幾盡藥鬼

者愚民造蠱圖利取百蟲置器中經年視獨存者能隱形與

人為禍凡屋宇淨無塵網者即其鬼所為也然此風亦息矣

香山志

嘉應吳石華廣文蘭修弭害篇曰鴉片之類有三一曰公班

皮色黑亦曰烏土出明雅喇一曰白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

曼達喇薩凡出鴉片者皆英吉利屬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云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云是鶯粟花之

精液壘粟結青苞時午後以大針刺其外面青皮勿損壞裏

面硬皮或三五處次早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陰乾用之

按時珍所云乃淨液也外國出者取其葉曝乾揉末和液為

團以葉裹之謂之土烏土為上白皮次之紅皮為下紅皮有

三種花紅為上油紅次之別出嗎喇他及其氣薰其性飲能

盜叭哩者各鴨屎紅為下見楊秋衡海錄



提神止泄辟瘴其於人也柔而善入狎而易溺久則廢時失

事相依為命甚者氣弱中乾面灰齒黑明知其害而不能絕

也初食無引久之食必應時謂之上引若引至不得食手足

癱軟涕淚交下吸數口乃復其初謂之過引引重者日三四錢輕者五六分嘉慶初食者尚少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

以至販豎走卒羣而趨之靡然而不返所謂利一而害百者

此也鴉片之入販於澳門後徙零丁洋初澳門葉恆樹專屯

保按治之乃不歸屯戶自販於零丁洋其地近蛟門水路四

通大船六七隻終歲停泊謂之躉船凡洋船載鴉片者皆貯

船面一入老萬山以三板駁赴躉船然後入口省城包買戶

謂之密口由銀號兌價洋館給單至躉船交土來往護送艇

謂之快蟹亦曰扒龍蝦械畢具健兒數十輩操之其行如飛

惟天津上海寧波廈門等船自與洋船交易在躉過載不經

密初至約數百箱烏土每箱價約一千二百圓每箱百斤光

以七錢二分常行白皮每箱約千圓紅皮約八百圓總計歲耗

洋銀約數十萬圓近年多至二萬餘箱烏土約八千箱每箱

約八百圓白皮約一萬三千箱每箱約六百圓紅皮約二千

箱每箱約四百圓總計歲耗洋銀一千五百萬圓其始猶以

洋銀買貨今則盡以歸國矣始則專收光面今則兼用碎花

紋銀矣光面洋銀曰出船戳印及刺輕者謂之成圓剪破曰

一式謂之芽菜始則英吉利之銀不來今則米利堅港脚之

銀亦少來矣米利堅港脚來廣者以貨相易仍帶洋銀今彼

鴉片銀歸之如我國家休養生息幾二百年四海殷富金貝充塞然而天地之

數散之甚易聚之甚難以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

日增月益不知其極所謂無纖末之利有莫大之害者此也

論者謂下閉關之令絕其互市捐一百餘萬之稅留一千餘

萬之銀則失小而得大此按本塞源之說也夫西洋諸國通

市舶者千有餘年住澳門者二百餘年其販鴉片者止英吉  
利耳今將絕英吉利乎抑盡諸國而絕之乎盡絕則無以服  
其心專絕則無以善其後即使諸蕃盡去而瀕海數十萬眾  
一旦失業無以為生小則聚而為奸大則引以啟釁東南之  
患自此始矣就令無患而蛟門以外擇島為屢天津江浙閩  
廣之船皆得而至之又烏從而絕之哉論者又謂民情之玩  
法也非重典不能止此嚴法厲禁之說也嘉慶初食鴉片者  
罪止枷杖後則屯販有禁熬煮有禁海口出入有禁密以巡  
哨重以流徒加以連坐法非不嚴也禁非不厲也而弊仍不  
止何也蓋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為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  
愈多其包庇如故護送如故販與食者卒如故也否則獲十  
而報一二奪人之禁物而鬻之猶自販耳而况偽官假役百

弊叢生前車之轍亦可鑒矣近日水陸多假官役以奈何惡

濁而揚波止沸而益薪哉然則為今之計亦惟權害之輕重

而已自一人言之則鴉片重而銀輕合天下言之則鴉片輕

而銀重查海關舊例藥材款下鴉片每百斤稅銀三兩又分

頭銀二兩四錢五分據乾隆初海關額定款項全冊嗣後請

飭外蕃照舊納稅交付洋行兌換茶葉內地種者勿論至洋

船出口止準帶光面洋銀其內地戳印等銀照紋銀例一體

嚴禁由洋商報查具結嘉慶十九年嚴禁紋銀出口其洋銀

船出口令洋商報明來貨價值若干置貨及上稅外餘銀若干

準其帶回三成但查內地戳印等銀海外諸國俱不通用

若準帶回必至銷燬須永遠嚴禁至關口盤獲者給之密報

者給半具結不實者罪如是則通天下之貨留海內之銀十

年以後生計復矣此避重就輕之說也顧論者必謂寬一時

之法戕萬眾之生則開禁難竊以

君上之養民猶父母之愛子飲食男女之欲皆足以傷生嚴以禁之不可得也使屢其心而生其悔則溺者寡矣論者又謂耗中原之地力奪天下之農功則內種又難謹按南方罌粟三月成苞收漿之後乃種早稻所妨者麥耳夫三熟之田二稻一麥稻之利八麥之利二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於農者大矣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不猶愈於外蕃乎哉且蕃商所以專利者奇貨可居耳內地之種日多則蕃商之利日減迨至無利而來者鮮矣不特此也內地所種水土和平為害較輕絕引漸易昔淡巴菰來自呂宋食者欲眩而內地之產則否非其微乎明以示寬大之典陰以用轉移之術此救弊之大權也然則鴉片不可禁洋銀顧可禁歟曰獲鴉片者燬

之無以為利則弊生矣獲洋銀給之重之以利則令行矣因流弊之所極反其道以用之是亦權也故曰兩利相衡則取其重兩害相較則取其輕弛禁者勢也行法者權也酌天下之勢以為權其事亦孔亟矣否則十年後中國之耗又復億萬所謂上中二策卒不可得而行也則何不變之於早也花桐

閣文鈔

謹案此文作於道光初年吳方任信宜訓導兼監粵秀書院講院時山長則許青士觀察乃濟也後許任光祿卿時有請開烟禁一疏即本此文而約畧為之粵中賭具最多有所謂番攤者其害尤烈凡溺是者鮮不傾貲蕩產甚則劫鬪攘奪致為盜階凡城闈市集之區其攤館之列肆相望者比比皆是也然蠹胥墨吏資其規息視為利

藪故旋禁旋復迄不能止同治丙寅蔣香泉中丞益禮撫粵始毅然禁之當時三城士庶無不額手稱慶者追中丞去任後其禁漸弛盜風亦漸多嗟乎有治法尤有治人是在乎司牧者振興而整飭耳宋訪冊

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鏹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至者復有曰花邊曰鬼頭即蕃面錢蕃國法嗣王立則肖其像於銀面史記謂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自有花邊鬼頭兩種而諸銀不用近有所謂光鷹者有所謂天平銀者來自外洋然銀色愈低益不及從前之精好矣宋訪冊

普濟院所以養老育嬰堂所以慈幼皆王政所必先也司其

事者則育嬰堂之責尤重蓋嬰兒失乳危在呼吸而嬰堂供事乳母恆一人而兼數嬰或竟至十嬰失乳而死感冒而死者日常數人所望司其事者視同毛裏寒暑留意庶幾補救於萬一爾二十年前有朱某為育嬰堂司事五日辭去讓其友憲縣王某王任事勤能一切陋規屏除不取以故嬰兒多保全王有母在憲久失明王捐貲修堂內眼光娘娘殿按眼光娘不知何神然堂內奉之已久落成之日母目以是日復明人皆謂其由於修殿竊謂保嬰之功十之九修殿之功十之一耳鄭齋雜記

西樵山南有寶林洞其前池曰天池拔地四百仞三春雲冉冉起池中每雨後氣成五色宏治中外國人有望氣而至謂土人曰與吾澗池酬錢五萬許之比澗獲一物狀類蟾而小色如流丹今池北有井曰寶井蓋志異迹云郭通志

南海魁岡堡江湄村倚青薑大松噙霞三岡噙霞岡石壁峭立中有山坳可藏數百人嘉慶十四年海寇犯境鄉人拒戰潰衆匿其中賊登岸無所見得免於難榜曰太平崖下有仙人趾掌痕相傳曾有仙憩其中南海續志

雙榕社在大沙鄉劉區二姓所祀夾植雙榕隱芘十畝一夕兩雷大作枝柯生合若一二姓婚媾自是益密有紅蘭寄生幹上採花療病輒愈杭世駿嶺南集

南海石龍海有灘石如長虹橫亘兩岸中斷如削缺處可通舟楫旁有穴潮汐吞吐聞澎湃聲蛋戶善泅者蛇伏而入見巨魚張口如箕揚鬣噴沫不敢近乾隆間有持鉤索入者魚碎其腦竟死穴中南海志

廣州城北天濠街漢軍鑲紅鑲藍旗協領署內紅蓮塘方二

畝澄泓不竭朱荷萬柄不植自生相傳順治庚寅之役有貞婦襁負孤兒殉烈此塘其後遂生異蓮深紅綠萼與他芙蓉異亦靈蹟也乾隆間協領宋起鳳縮筴曰欲窮其跡辱水至底其下絕無藕根渚中露銅佛首其大不知凡幾有紫氣從佛口出宋驚而止未幾卒後遂相戒無敢犯者恭巖札記

東莞南海中有龍出沒其中春波澄霽蜃結為樓城市人物車蓋往來之狀人常見之所謂靖康海市是也東莞志

從化縣東青龍頭有魚王石二八月朔諸魚來朝按時捕之多得魚又有鬼湖漁人入水底見怪石如十八羅漢狀故以名或名羅漢湖楚庭稗珠錄

從化之北有流溪自上五指山至黃龍砍驚灘草逕凡百餘里兩岸巨石相拒水湍怒流居民多以樹木障水為水翻車

子瞻詩水上有車車自翻水翻車一名大翻車輪大三四丈  
四周悉置水筒筒以吸水水激輪轉自注槽中高田可以盡  
溉西甯亦然每水車一輛可供水確十三四粵東筆記

龍門水西塔下有紅石狀如神身首皆備日久為妖屢食人  
莫敢與鬪明末有道士林某多奇術能除妖其女牧牛偶至  
塔下妖欲食之女急奔獲免歸以告道士大怒右手仗劍左  
手執牛角戒其妻曰若有報我溺死者勿哭妻許諾遂往斫

石首妖忽涌水丈許道士投牛角於水乘之順流而下未抵  
家妖化為人以道士溺水報其妻妻不信又再三報鄰人皆  
以為真妻忘其戒大哭道士遂溺死妖亦絕鄉人以道士有  
除妖功瘞像祀之手仍執牛角焉龍門志

濱江河洞大園西三里串列三潭潭內時有聲若撞鐘雨久  
聲小則晴晴久聲洪則雨土人恆以之占晴課雨又滘江良

唐村遙對地名水松山口有草地廣四畝許遇春夏水漲即  
浮土人呼為浮水地清遠志

金芝巖在清遠縣城東北十五里南來者多以僻左不得至  
故方信孺有句云仙城誰復識金芝相傳唐開元中曾遣使  
求金芝於此中有葛洪丹竈乾隆初邑明經鍾華曾偕數友

篝火裏糧深入其境出語人曰洞路盤屈隨其周折約行四  
五十里見一大洞廣闊穹窿俄聞人聲水聲篙聲船觸沙石  
聲相顧駭愕不敢復進遂循故道而出蓋以前一日正午入  
洞比出洞口則日又方中矣清遠志

增城之證果有貴穀坑茂林脩竹之間有細泉涓涓流出鄉  
人云歲穀賤則泉流而下穀貴則泉流而上後更之曰賤穀

泉增城志

增城縣西有長慶寺後山掘得銅鐘一口下有雙鯉活潑潑然人驚異之放之於山溪中攸然而去因名其山曰雙鯉峯橋曰鯉橋今其鐘在萬壽寺增城志

增城外潭頭沙有一豬婆石酷肖豬形露其脊背於沙上而首尾不見人以沙封之異時復高出撥沙以起之其深無底四面用杉夾之明早頓易其地土人云此石出則年饑輒應不爽宋訪冊

增城梅都墩頭村洪聖廟有藤大如指懸鐘三百餘觔自明萬厯至今數百餘年皮色常新邑人皆名爲萬年青宋訪冊

去增城縣治三里簡驗停屍之所知縣熊劍化暮經於此聞鬼悔恨之聲其詞云生不穀死無祿妻子無衣予服毒妻子

未暖予臂不續妻子無食予剖腹妻子未飽予臂無肉熊令遂刻石記之因名曰鬼悔臺增城志

龍門譚田堡萃園有神仙拱地當通衢下有水溝其初爲平橋屢壞於潦漲萬厯間鄉人復謀築之石雖具而工未集一夜有人見造橋處火光閃閃心甚訝之晨往看視已成拱橋不假灰鑿自然牢固石上有一大人跡咸謂神仙所造故名

曰神仙拱龍門志

沙頭堡東圍河面有巨魚長二丈餘每積潦大至輒出游若巡邏然村人恆覘之以爲備南海志

陸門海中有鬼子洲望之白石稜稜其上游則名獅子洲兩旁有石浪觸之如鑼鼓昔有傳戲春色者載舞具過之見二洲隨波蕩搖有對舞狀乃擊鑼鼓趁之俄頃風浪四起黑霧

障天舟中之獅頭鬼面以類相從者翻然而動舟溺中流而舞聲未歇今人相戒渡斯海者勿動鑼鼓云新甯志

神女石一名望夫石在碧雲峯南高三十餘丈絕肖人形作望遠狀居民晨出者常見緋衣女子徘徊石下正德中一日

晴空無雲暴雷擊石墮其鬢幾二尺餘西樵志

廣州將軍署靖南王廢邸也西枕六榕寺浮屠弗利居者康

熙中將軍拜音達禮以年覲道出廣信因詣龍虎山丐張真

人厭勝之術甫就坐有赭衣道人跌踞楹西真人指謂將軍

曰祈此師可也因禮拜之道人曰此宅煞細故以文字鎮之

當吉索紙大書泰山石敢當五字題款純陽子書將軍驚謝

旋失所在真人曰本日純陽師值殿公幸遇之福緣無量也

遂奉南歸勒石東廊與浮屠遙對闔署獲吉旗人呼為仙筆

字逾尺許出入虞褚間恭巖札記

藩司署後樓五楹集蝙蝠無數大如鴿鷓小如燕雀皆赤色

污糞塵積人不敢登方伯某蒞任集營卒以銃擊之終不翔

去未幾方伯以事落職其後永加封鑰不復啟視云鄭齋雜記

粵臬署後園有榕樹榦半截大數圍前明物也

國初已萎有神棲其上官初下車必祭以少牢每朔望則設

牲演戲以侑神出現官必有喜事嘉慶年間臬使吳公俊曾

見之朱衣銀鎧儼如武士人呼為將軍樹粵小記

撫署舊多怪異人恆見之適松文清公筠總制兩粵撫軍偶

談及之公方大醉言我能治之命束長桿濡濃墨大書一虎

字於屏怪異果絕字長八尺有奇粵小記

粵東撫署即尙藩故王宮東園有樹一株結實如枇杷中空



似有核而脫去竟無能名之者亦異植也香祖筆記

五仙觀有大禁鐘洪武初天嘉侯朱亮祖所鑄然不敢擊歲

乙酉有司命擊之城中嬰兒女死者千餘於是嬰兒女皆著

絳衣繫銀小鐘以厭之越一年城破乃止勿擊鐘有雌雄其

雌者向飛入白鷺潭往往與城中鐘相應廣語

嘗聞形家言廣州六榕寺浮屠之頂倘有摧折兆主城破咸

豐丙辰七月十三日戌初塔頂之寶珠為風所折是年九月

英吉利果內誑環攻逾百日不克而退至次年十一月糾合

法蘭西以詭謀襲踞羊城其言遂驗南海續志

塔頂寶珠現存六榕寺庫上刻字云宣和六年甲辰脩理又

紹興癸酉重鍍寶珠又大元至正十八年戊戌鑄造銅柱開

慶已未再修至明萬曆四年丙子重鑄寶珠云云是塔頂之

寶珠亦屢經摧折矣南海續志

淨慧寺有羅漢龕高可盈尺圍如之中有諸佛羅漢像六百

四十七題曰開寶二年刻淳化七年畢工嘗為有力者持去

寺僧白之郡帥曾治鳳索回乃以四句偈刻於龕云昔人造

此像願力如海深若有見聞者莫起貪嗔心識者可鑒矣又

有銅羅漢十六劉氏時物也黃通志

光孝寺六祖殿有石籤筒石質白膩大可盈抱舊志載唐時

物也光孝寺志

光孝寺庫中舊藏觀音像一以銀為體手俸佛腦舍利聚其

旁又有尊者鬚長可三尺色黃而柔西天衣內相一大如雨

指所織之文顏色不變老僧云此屈昫國布也羅漢衣可闊

三尺長五尺黃色黃內織諸梵相紫欄亦具焉織以三願字

畫端楷佛像莊嚴鑲鍍以金坐具體製如之辟支佛牙一長二寸廣一寸亦有舍利棲焉又有銅釋迦像一尊高一丈羅漢一十六尊各高二丈

黃通志

光孝寺有大甌六祖時飯僧之用者也大徑丈深五六尺韶州南華寺亦有之大與相若當飯僧時城中人爭持香粳投之或有詩云萬戶飯香諸佛下

廣語

藏殿樓閣五十三參之上有經函一上刻十字云欲要此經開須同慈氏來此秘文也寺僧不敢啟咸淳戊辰藏殿失火皆為灰燼又法華蓮花經七卷金絲欄卷首圖諸天佛像銀體而金飾此西蜀益州本也又佛頂楞嚴經乃唐相房融筆授胡僧所譯者宋紹興間薊林居士向子諲初寮王安中及向涪蔣餐李璆劉岑吳說顏博文是觀道人共書之名姓具

見於經卷之首又有大硯刻云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有天竺僧般刺密諦自廣出譯經回出示此硯驗之乃灘哥石也其堅實可愛置几案間如重厚君子因識諸後以永其傳前諫正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書其後長樂林衢有詩紀實云開池曾記虞翻苑列樹今存建德門有客不觀丞相硯有人曾悟祖師旛舊煎訶子泉猶冽新種菩提葉又繁無奈益州經卷好千年金縷未銷痕硯今不存

黃通志

菩提樹在光孝寺六祖影堂前宋求那支摩三藏所手植嘉慶二年六月二十五夜颶風吹倒陳中丞大文命工培護越年枯萎寺僧喬菴離相同詣南華接一小枝歸植舊地今扶

疎猶昔

南海志

菩提葉經冬不凋筋脈細緻如紗絹廣人每遇元夕嘗取以

為燈故宋方信孺詩云庭前雙樹尚依然何處猶參無樹禪  
一自老盧歸去後年年常結萬燈緣而周必大省齋稿亦有  
菩提葉燈詩於列刹尤宜至天台志謂每用此作花作蟬蟲  
之翼亦具見天趣續南海志

菩提樹子可作念珠有大圈文如月周羅細點如星謂之星

月菩提粵東筆記

光孝寺藏貫休書羅漢朱竹垞同陳元孝所賦僅寫經一軸  
張藥房所賦則寫經伏虎面壁渡海四軸云李南澗摹寫北  
歸者後復有咒鉢羅漢歌序云本光孝寺中物寺僧不能守  
流傳俗間則又不止四軸矣考趙甌北翼有光孝寺貫休羅  
漢歌吳巢松慈鶴有光孝寺貫休羅漢贊均止寫經一軸惟  
許周生宗彥光孝寺貫休羅漢歌自注云是日并觀藥房水

墨二幀蓋贗筆也許與藥房時代相後先而其言如此必有  
所據而云然采訪冊

華林寺僧祇園長老道光間嘗北踰嶺嶠歷江淮楚越抵都  
門行脚者數年在西湖時入淨慈禮五百羅漢發願歸建堂  
於華林咸豐辛亥堂成迨己未偕徒勤安復抵都門請藏經  
同治丙寅祇園遽卒勤安得請

詔許發藏經一萬三千卷並

賚上方珍件八同鎮山門己巳勤安由海舶賚回仍闢尊經  
閣貯焉祇公之願力竟畢亦海隅列刹所未嘗有也南海志

離六堂側池上有石一株云產七星巖其色黃如蒸栗瑩潤  
如蜜蠟琥珀稍有皴紋高可三四尺真奇物也分甘餘話

元妙觀西偏乾隆初有道人黃某墾隙地為菜畦獲藏錫無

算相傳初啟土三四尺得朽木盈丈視之蓋洋舶也搜掘至

艙因獲多金意唐宋前此處尚屬瀕海巨浸耳南海續志

清遠城中軍府署內有貝樹一株屈曲形類卍字其花色黃

白相間微有異香可治痢症土人目為洋茉莉相傳

國初中府某隨征安南攜歸植此他處無此樹雖取枝插亦

不生清遠志

華山地藏菴有鐘一宋宣和七年造追紐作蛟龍擎披狀四

周則鳥獸蟲魚雲藻之形制極工巧篆亦古拙俗傳其鐘每

夜與烏石潭蛟相鬪蛋戶暨濱水居民常聞潭底有聲時無

風或浪花噴白心常異之而莫知所以然也寺僧古溪晨起

念經覺鐘不在樑忽輕聲隱隱自空而下初遠漸近瞬息復

懸如故淋漓水濕腥氣逼人嗣後陰夜或風雨必失所在古

溪懼率僧眾俟其至破之其怪遂絕今廢於地藏菴中三水志

東莞城西上清觀有榕五株故老言昔有道士其妻戲以雷

印擊案忽有雷神五來止庭前不去妻大驚怖道士歸乃言

觀前無樹吾召雷欲移數大樹庇蔭山門耳須臾風雨大作

有巨榕五株列植觀前狀甚怪至今猶存廣語

石獅在石獅坊梁氏門外梁氏祖名晚節有友在西樵以山

石琢二獅遺之晚節豎於門首日久能為怪殘踏田禾農人

夜伺之見兩物如羊翻滾田中急持梃趨逐至梁氏門而滅

因以梃擊兩獅足破焉怪遂絕陳佛山志

會城西大王廟有古木一株葉葱蒨可愛不知其名病者禱

於神摘其葉煎飲之輒愈南海志

明永樂南海大沙村人何百川浚宅前塘掘得海船舵樓中

有銅鶴二銅鈺一金環一鬻環得錢數百緡買田供祭名金  
環田銅鶴遭亂失去鈺尚存銅色斑駁蓋數千年物也

杭世駿

南集

會城玉華坊有敗屋一椽云是滿洲某參領公廨今屬民居  
聞之故老云是宅本尙王府第下有隧道且多藏鏹昔有人  
曾入隧中見櫺星雙扇狀類宮闕門外列鐵兜鍪武士十餘  
人從門櫺窺之堂中列二巨甕燃燈光如白晝梁垂二鐵絙  
懸朱棺一具隱隱聞鐘鼓聲驚懼而出又宅後為某旗箭道  
居人時見白馬二騎從後墻逸出跡之則踰垣不見疑為藏  
鏹之現相云

鄭齋雜記

會城茶樹巷有榕樹一株百餘年物也虬幹中空而枝葉扶  
疏垂蔭半畝庚戌秋樹杪無故出火白烟縷縷居人恐火燄

延燒梯而上頻沃以水烟始息旋亦無他

鄭齋雜記

粵秀山文瀾閣東偏階前古榕下掘之有隧道深不可測阮  
文達公議建閣時合甃磚石掩之疑偽漢所為也司香者歲

時奉祀惟謹月午時恆見一紗帽絳袍人佇立

南海續志

順德黎某以鬻珍寶致富常夏月夜起見所蓄金魚缸內有  
紅光即之無所覩味爽起視則缸內蓄巨蚌一異之取置他

器夜復覘之光燄復起及旦詢蚌所由來乃輿人以三十錢  
市歸者如數償之值命玉工剖之得巨珠一顆形長如茄無

所適用因空其中製為鼻烟壺嵌以珠蓋光彩奪目時總督  
李公侍堯採辦珍品充貢一見喜甚以十萬洋錢售之黎某

不忘所自以百金酬輿人稱小康焉

鄭齋雜記

陳獨漉家有牝犬色白而尾駢四足皆黑馴甚一乳五子皆

壯既長分贈鄰右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一周若訓之勤者然有食輒讓母犬食既壯母犬即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視母犬旋母犬病癩瘦將死五乳犬爭與母犬舐癩尋愈每至元旦五乳犬繞母犬搖尾若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獨漉葬之後山五乳犬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陳鼎為作孝犬傳采入虞初新志

粵屑

何公達西池先生族兄少謹愿年二十病卒嘗蓄一犬出入必隨死之日犬哀鳴不已日臥總帳旁夜則渡河守其墓不食七日而斃

荆芳園文集

文

番禺漆孝廉璘封翁畜一雞雛每飲啄必呼其母至母食訖然後啄其餘雖蟲蟻亦然封翁卒雛見之則跳躍屍前如辟

踊狀將葬雛不食終夜號叫既而寂然覓之已垂頸死柩旁矣孝廉感其義葬於越秀山之麓劉三山大書孝雞二字於冢上為作孝雞行

粵小記

道光辛丑英吉利犯廣州陳都督連陞戰死於沙角礮臺坐下馬為蕃人所得飼之不食棄之悲鳴而死粵中人士多作

詩紀之

宋訪冊

戊辰夏四月十一日離縣治二里許鄉民報稱有數虎伏於草莽縣令即親騎前驅督率從人突見四虎次第而出如自投死狀比即就擒萬民踴躍共稱頃刻而殲滅四虎誠異事也勒石紀之

花縣志

謹案志稱戊辰不知何年疑康熙中事

乾隆二十二年佛山顏料行會館演劇觀者數百人遭火俱

斃後卽其地建旅食祠以妥之當火發時有葉兆資者以寡嫂止一子聞其在場往救友人阻之不可遂入尋姪不見火燬前門人無出路兆資有膂力以手援人俾從其肩背踰牆走免數人而兆資與姪同斃於火又同時有外省商人膂力更大當前門燬時奮拳破壁爲穴人有從穴出者有從商膊上踰牆者約活三十餘人而商竟被焚死火滅後檢骸燼至竈牀底見一童子熟睡呼之始醒問其故答以火發時有人導之來云睡此可無虞後事一無所知死生有定不其然歟

陳佛山志

乾隆丙午廣郡南門火延及外城左右街經日始熄有民負母出避而未攜其二子一四歲一周歲火熄後意其必死往收餘燼遍搜不得聞敗牆後有嬉笑聲乃二子在竈下以泥作戲抑又有異者當未火先一日有老父負一梯長二丈餘市於城門側取價極昂日暮老父求寄此梯市人多不欲有憐其老許之置神廟中是夜火起甕城中十餘家不能避倉皇之際憶及此梯登之人城得免於難而老父竟不來取疑其爲神也遂祀之梯至今猶在

粵小記

乾隆戊申九月夜有星如串珠長丈餘數十小星隨其後自北而南熒熒然有聲月色爲其所掩或以爲彗星或以爲火星是年會城多火災而南岸尤甚

粵小記

九江堡南方沙口嘉慶丁巳年五月蛟起地崩十餘頃傷人畜無算知縣事某殺羊一豕一祭之道光乙酉年復起地崩數頃相傳此地夙有蛟潛其下

南海志

嘉慶壬申七月十六夜月蝕將復圓之際月中忽吐火如毯

降於香山之坦田藝禾數畝秋稼將登有蟲嚙苗心一夜幾盡蟲大如指黑甲赤口老於農事者皆莫能名自廣南肇韶

連惠六府皆然粵小記

嘉慶甲戌七月亥初天忽開朗劃然而啟燦然若長虹於南北長丈餘中有一大星兩旁列小星數十如貫珠然大星投東方而去小星隨隱眾所共覩粵小記

九江堡古潭道光元年六月有怪自海心起形如小舟長丈餘氣苦層雲黑白相間飛至村中拔古木壞祠宇廬舍十餘間斃一巫者南海志

道光壬午九月己丑西關火始於第七甫餅肆夜中踰打銅街庚寅晨及十三行日晡及杉木欄是日風甚巨夜愈烈微雨極寒火分四五路越翼日辛卯午後風息火燄凡燬街七

十餘舖戶房舍共萬餘間於火之作也粵之吏無大小無文武以暨鄰街舖民無不奔救救火之具無不備乃水車之牛喉盡裂制府阮元在城堞上立看上下數次後乃仰天拜祝至潸然淚泗投衣冠烈焰中而去先是辛巳三月廣州守程含章擢官去踰年七月晉中丞撫東粵十月至遍歷災區不覺涕流被面詢之耆老咸云此百年來所未有之災也然西關尤繁富之地俗豪侈數月而復奢甚於昔采訪冊

粵罕蝗道光乙未夏忽至頗傷稼大府於廣州北郭設壇作祭蝗神劉猛將軍文禱焉謂南宋中興名將劉武穆鎬也厥後冬十二月大雪耆舊云未嘗見彌年乃大熟蓋蝗之遺種地下者亦凍死云南海續志

道光乙巳四月二十日學署轅門眾酬神演劇方卓午有人



吸烟忽風颺其火盤旋棚際頃之火焰轟烈竟燒斃一千四百餘人哀號之聲徹道路初火未燃時一兒在襁負驚啼不止其母負之歸將抵家兒復嬉笑如故母詰之答曰適臺下紅鬚赤面人數輩拘扭大眾見其狀猶惡可怖故啼耳母因回首遙望霎時間紅光燭天矣縣憲親至點檢屍骸見皆層累而積各以手相挽若不使其得逸者亦異事也飭屬認取餘皆瘞於城北七星岡合郡官紳復作道場禳祓而於瘞處環以短垣立碑題曰火化叢葬之家其旁建義莊以祀之每至清明來拜掃者竟日不絕

南越游記

道光戊申八月初三及九月二十三日兩次颶風夜作覆舟以數千計而同治壬戌七月初一日巳刻颶風尤烈苦雨淋漓者竟日不止平地水深數尺人畜田廬被掩沒者以千萬

計其蠻酋巨舶亦有掀置於市廛屋瓦上者此外城鄉古木大半摧折至夜分乃息初八日風復作然勢畧減矣迄今數年來颶風頻作亦可駭也

采訪冊

道光己酉廣州各屬竹忽生花皆從竹節中挺出枝葉結花成毬錯落橫斜疎密相間瓣小而色白江行遙望岸側如雪風來吹動宛然蘆花結實如稂莠人皆取以煮粥明年春盡花謝其竹隨多枯萎

南越游記

道光中清遠獠獍肆擾日夜礮聲不絕有義鳥成群飛至連州江邊其毛羽類鶴其聲類鷓鴣人至則飛三日後不見又有一獸牛頭馬尾虎皮行走如飛礮不能傷牛馬見之震懼清晨在河旁往來食草人夜則不知所之

清遠志

道光丁未清遠某村鄉人伐冬青樹木中有天開文運四字

若篆隸然葉東卿太翁志詵作詩紀之繪圖遍徵粵中人士作詩文裝潢成冊而咸豐丁巳番禺某村人伐番石榴樹木

理中有咸豐二字極端嚴冊采訪

粵東新甯縣文村有婦人其夫出外經商數月歸婦已化為

男子因別居後竟娶妻生子尊卿 贊筆

巨盜白鴿九亡命走海上乾隆五十三年捕得正法流血如

脂古來死綏之臣或言見白氣冲天或言流白脂如乳巨盜

亦流白血又何解焉鄭齋 雜記

佛山賊營一所屯數百人或百數十人不等偶司爨者五鼓

起視之皆豕也復覘他所亦然駭極密告同事曰是殆將為

戮矣擬偕亡不果卒駢首就戮噫孽海茫茫豈真劫數難挽

耶南海 續志

陶握山番禺人祖幼岳翁贊雄一郡有濂泉僧常募化其家

歸而其徒羨之每夜密禱佛前願生翁家一夕拜而伏地逾

時不起其師以杖叩之起而恚曰大士方授心經奈何醒我

師取經試之朗誦至不生不滅曰大士授我至是餘不知也

其徒素不識字師乃信之久之登樹摘果墜而傷肩及足其

師以藥傅之辭曰吾生陶家矣語畢而絕其師下山之陶家

募錢為之焚化黎明而至則陶翁列香燭堂上告舉孫矣徐

語以故翁曰然哉昨夕昏時吾見其趨而入呼之不應斯其

是也其父翼宸茂才言新生兒肩有紅痣而一足屈師曰足

屈所傷也痣紅所傅藥也歸山為直其足而葬之足遂愈觀

握山生平猶有僧之遺習者歟然而潔身獨行遯世無悶可

謂高士也矣獨漉 堂集

番禺某甲家素封出外貿易惟其婦獨處孕數月矣有從叔  
嬸異居而貧常往來及分娩邀嬸接生既產嬸告婦曰有一  
女氣已絕不能活也其婦疲甚亦不及審視嬸以絮塞女口  
將竹筐貯之棄而歸忽家所畜犬嗥跳入房口牽婦衣似欲  
其外出者婦異之強起隨犬行里許犬忽躍田塍下以腳抓  
地露藍色布一嬰貯筐內肉溫而動男也驗布知所自產挾  
口絮抱歸遂呱呱發聲陰念嬸惡意不敢遠揚越數日嬸偕  
叔同至始入戶犬撲向叔狼嚙之傷足正呼急問忽霹靂轟  
然婦出視則叔嬸均斃於庭各有字在背篆文不可辨遠近  
喧觀或知叔夫婦謀產絕嗣倘非天誅或別將肆毒殆叵測  
也

池上草  
堂筆記

新甯縣某村兄弟二人有妹適人矣兄年四十未娶弟曰兄

終不得娶嗣將絕盍鬻弟以娶婦乎兄曰得婦而失弟不可  
以爲人如其無婦也近村有富戶聞而義之語其兄曰吾  
正需傭者今予若三十金使若弟爲我傭而當其息弟得食  
而若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取贖也從之婦歸竊疑夫  
故有弟今何在也夫泣而語以故婦驚曰得婦而失弟不可  
以爲人如其無婦也歸謀諸父展轉得三十金藏諸笥旣  
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之日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  
活而小姑死金擲於地如三十之數蓋小姑歸甯時知嫂藏  
金處陰竊之而婦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贖弟歸

文集

三水陳半仙得異術能闢邪治妖取效異常其術法如空中  
落飛鳥彼手持剪而他人頭髮及禽羽能令自剪書紙符念

咒符卽自飛粘牆壁紙船送殃劍一揮而船自遠飛去能取

人物輒還之以爲戲及身死其子爲道士法術不傳

三水志

鑼鼓三譚姓其技能合鼓吹一部而一人兼之初三貧瞽有母三行乞不足以贍一日在五仙觀遇一道士憫其貧苦問其家何有三泣曰有老母此時待瞽子不歸不知何景況矣道士與以數金使買諸樂器因傳以技三每出有招作技者布席於地金鼓管絃雜遝並奏所唱皆梆子腔聽者不知爲一人也每出獲錢數千家以小康往覓道士則觀中無是人矣或曰仙所傳憐其孝也

鄰齋雜記

李士英南海人家近西樵少學外科棄而入伍乾隆元年金川有事調粵兵進剿而李與焉時大將軍失機餘兵潰散李竄入深山不辨路徑攜炒豆斗許充饑南向走皆崇山密箐

絕無烟火人跡行數日忽見小茅菴疲極入乞茶漿虛無人焉窗壁脩潔案上有手抄書二卷皆符籙遂懷出走半里有老翁呼曰逃兵李士英李錯愕翁俟至前斥曰何竊吾書李見其人風骨迥異且知其姓名來歷又知竊書得非仙乎跪乞援翁因攜歸茅菴曰爾相可以術起家所竊書首卷非爾所及也次卷以符咒醫外科者可習之遂授以法並貽以胡麻飯曰食此果腹而健步歸家如法習演一生喫著不盡也李謝去其行如飛不見饑渴行十餘日抵粵界至家匿而熟其技鄉間有患瘡毒及跌傷至死者試之無不神驗其法以水一碗咒而照之名照魂水若魂尙在則再念咒以水噴之其人卽活勿藥有喜如無患者然於是遠近傳播延請無虛日大獲金貲霞涌黃富翁有幼女登樓墜跌折骨氣僅屬焉

急請李李以水照之知魂在索謝三百金一噴而甦又鄰鄉佃戶彼此爭圳水一推翻跌墜溝下有木撞胸而死以命案報驗其田乃某富翁業因控富翁主令書吏覬其富並拘翁赴屍所時作將相驗而李適過以水照之知其可活也噴之死者起而驚顧曰若何為徑奔而歸吏駭白官官拘問謂以妖術亂法將治之李對曰天地以好生為心

皇上以好生為德官以好生為政如生者而死之則罪誠在我若死者而生之將賞之不暇奚罪焉官語塞後富翁德之酬以重金是後名益諫來學者數十人屢試皆不驗竊疑李秘其術乃李之子亦習之卒無效李死其法遂成廣陵散不傳人間矣

傳人問矣

蓼溪諸生李翰舒常以利濟為心一日於雷震物處得一小

石形似斧而色青黑多皴紋硬如玉喜曰此本草所謂霹靂礮可以濟人者也留以為佩每遇有小兒急驚者取石磨水

煮水灌之無不立愈

龍門志

乾隆間蕃商哆咻吹攜牛痘種至粵其法用極小刀向小兒左右臂微剔之以他小兒痘漿點入兩臂不過兩三點越七八日痘瘡即向點處發出比時行之痘大兩倍而兒並無所苦自爾不復出即間有出者斷不至斃誠善法也洋商鄭崇謙司馬刊種痘奇書一卷以廣其傳其原痘漿殆出之牛故稱牛痘云顧粵人未深信其種漸失嘉慶辛未蕃商刺佛復由小呂宋攜小夷數十沿途種之比至粵即以其小兒痘漿傳種中國人洋商潘有度盧觀恆兩都轉伍秉鑑方伯共捐銀三千兩發商生息以垂永久募習者得番禺梁輝香山張

堯南海邱煊譚國四人其後梁返黃埔張歸翠微邱譚兩人遂擅其技初設局洋行會館後遷叢桂里三界廟西偏至道光壬寅經費為當事者虧折伍方伯崇曜遂獨力支拄者十年至同治壬戌制府勞文毅公崇光札諭惠濟義倉歲撥銀約百五十兩仍俾當事者後人分董之以永其傳蓋盛夏隆冬人盡愛憐兒女屏跡不來必多擇寡人子之壯且少者反畀以金遞種以留其漿又虞其傳染瘋疾當事者或未之知必僱瘋院人屆期驗看不然貽禍轉有難言者故經費均不可缺阮文達公常有詩云阿芙蓉毒深中國禁之仍恐禁未全若得此丹自注即痘種見藏經傳各省稍將兒壽補人年今粵人共知洋痘之善惟嶺外人尚有未深信者若遍傳遠近亦視平好善者之願力何如耳南海志

少司馬溫公汝适嘗曰本草綱目有稀痘方用白牛蝨以此蝨撲緣牛身食飽自墜用之能稀痘蓋取其中有牛血也牛蝨尚能稀痘則牛痘必稀用其苗以種百無一失理有固然

是中國人已發其端而外洋人遂觸類引伸耳阮通志

編修史澄於東城外名相岡自營壽域坐左得古磚灰白色周尺長八寸六分強闊四寸八分弱厚一寸四分強重七斤三兩中有陽文楷書陳監稅宅印記六字下作三蓋押也筆書端整惜不著年代耳初疑古墓詢之村老云數百步內多此磚前此掘得皆毀棄細審無曠形蓋宅基也岡左右多墓田山村僻陋明代去今未遠規模大略相同未必巨室世家卜築於城外十數里蔓草荒涼之地惟南漢時三城內半為離宮苑囿民居無所容此日山邱安知非當年華屋也磚

殆五百年前物矣

退思軒行  
年自記

南海陳序球編修家西樵同治庚午濬池得巨骨高尺許縱

橫倍之作灰墨色惟中二骨平起多橫槽獨瑩澤如漆見者

疑為龍然已折其角脫其頰終難識其真面目也編修繪圖

徵詩番禺陳澧作形容盡致錄之

西樵之山古在大海中  
根窟穴多魚龍一千餘年

海水變平陸萬頃稻田萬家屋中有吾宗太史家穿渠蓄水

栽桑麻百夫舉鋪驚且譁昇出龍頭之骨大專車包黝如鐵

形豁訝其前穹窿左右窪中通一竅後兩叔厥角已折存者

雙鬢了庚庚橫理離而瓜或云非角乃其牙孰能昭晰從紛

挈總之非蛟非鱷非騰蛇粵江雨晴天氣朗太史開筵粵山

上招邀眾客盡豪翰喜得巨觀同歎賞青蓮學士本好奇自

言龍骨昔見之洞庭龍門斃其一楚客藏弄節與肢短小與

此非等夷愈知此物海內未曾有秉史筆者宜書所見無異

辭又當調鉛吮墨煩畫師真形摹繪窮毫釐後有張華博物

得有考於斯談龍甫畢更呼酒諸公題詩八义手倡者山堂

一病叟今日良會信非偶

記取五月之望歲丁丑

南海譚宗浚分纂

番禺史悠履初校

南海梁

起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番禺金偉基四校

廣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三終

粵東省城西湖街  
富文齋刊印發兌





